



天子禮物誓不再反。南方已定，皆是孔明之功。却說孔明領軍已畢，班師回蜀。孔明便令魏延引本部兵為前鋒，延引兵方至瀘水，忽然陰雲四合，水面上一陣狂風驟起，飛沙走石，軍不能進。延退兵回報孔明，孔明遂請孟獲問之，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起自蜀昭烈章武元年辛丑歲，至後主建興三年乙巳歲止，首尾五年事實。

### 總評

孔明征孟獲七擒七縱，能服其心，故獲肉袒謝罪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向者經略遼東，諸輩試一捫心，視此何如。

### 批評三國志卷之十五

鍾伯敬先生批評三國志卷之十六

### 孔明秋夜祭瀘水

第九十一回

却說孔明班師回國時，值九月初天，蠻王孟獲率引大小洞主酋長及諸部蠻夷，皆羅拜相送。前軍至瀘水，瀘水江名，在四川。忽黑霧陰雲四下

布合，狂風沙石從水面而起，兵不能進。回報孔明，孔明遂問孟獲獲

曰：「此水原有狷神作禍，往來者必須祭之。」孔明曰：「用何物祭？」獲曰：

「舊時國中因狷神作禍，用七七四十九顆人頭，并黑牛白羊以祭之，

自然風恬浪靜。」方纔渡之，更兼連年豐稔，孔明日：「吾今事已平定，安

忍又殺生靈耶？吾不為之。」遂自到瀘水岸邊，果見陰風大起，波濤洶

湧，人馬皆驚，亦不能渡。孔明甚疑，即尋土人問之，不時老少數十餘

人皆來告說：「自丞相經過之後，夜夜只聞得水邊鬼哭神號，自黃昏

直至天曉，哭聲不絕。瘴煙之內，陰鬼無數。因此作禍，無人敢渡。孔明

忍目法  
不是佛

日此乃吾之積惡也。舊時馬岱引蜀兵數百皆死于水中。更兼殺死蠻兵數多。盡棄于水中。狂鬼怨鬼不能解釋。以致如此。吾今晚自當祭之。老人曰：須依舊例可殺四十九顆人頭以祭之。則怨鬼自散也。孔明曰：吾班師回國安可妄殺一人。吾自有主。見喚行厨宰殺牛馬和麩為劑。塑成人頭。內以牛羊等肉代之。名曰饅頭。當夜于瀘水岸上設香案鋪祭物。列燈四十九盞。揚旛招魂。將饅頭之物陳設于地。三更時分風息浪平。孔明金冠雀髦親自臨祭。令童讀祭文。其文

目

維大漢建興三年秋九月一日武鄉侯領益州牧丞相諸葛亮請陳祭儀享于故殿王事蜀中將校本土神祇及蠻夷亡者陰魂日昨自遠方侵境異俗起兵縱蠱尾以興妖恣狠心而逞亂且我大之內一自蠻夷陷蜀天道來叫皇風吾奏君王請三軍暫別龍庭

一將功  
成身骨  
枯真可  
憐也又  
言可憐  
河定橋  
邊骨還  
是春閨  
裏人  
莫可  
忍

鬼定歡

諸公祖餞棄六親遠辭家國于是問罪南蠻莫不逢山開路息浪為橋大舉貔貅將除螻蟻大軍雲集狂寇冰消纜間破竹之聲便是失猿之勢但士卒兒郎盡是九州豪杰將校官僚皆為四海英雄習武從戎投明事主莫不同申三令共展七擒齊堅奉國之誠並是忠君之志何期汝等偶失兵機緣落奸計或流矢所中竟掩泉臺或鎗劍所傷魄歸長夜志堅忠孝身終于刀斧之前正直奉公骸棄于塵埃之內生則有勇死則成名今則凱歌欲還獻俘將及汝等英靈尚在祈禱必聞隨我旌旗逐我部曲同回上國各認本鄉受骨肉之蒸嘗領妻子之祭祀莫作他鄉之鬼徒為異國之鬼當念姻親哭泣于朝昏子女啣號于且暮吾奏上皇帝使爾等各家盡霑恩露年年盡給衣糧月月不絕俸祿用茲醑答以慰汝

情所

心。父子傳孫。名題蜀死。今則聊表丹誠。陳其祭祀。各領酒食。共享

一餐。依此靈幡。隨我歸國。嗚呼哀哉。伏惟尚饗。讀畢祭文。孔明放聲大哭。痛切不已。情動三軍。無不下淚。蠻貊之人

盡皆大慟。只見愁雲怨霧之中。隱隱有數千鬼魂。皆隨風而散。于是孔明令左右將祭物盡棄于瀘水之中。次日孔明領大軍俱到瀘水

南岸。但見雲收霧散。風靜浪平。因此蜀兵渡了瀘水。果然鑼鼓金鈸响。人唱凱歌聲。行到永昌。永昌郡名。今屬四川。之時。孔明留王伉。呂凱。以守四

郡。分付孟獲勤政。馭下善撫居民。勿失農務。便回蠻邦。孟獲拜別而去。辭軒先生有詩曰。

相國興師入不毛。滔滔流水起波濤。漢兵自信三擒易。孟獲安知七縱勞。鐵甲漸沾蠻雨濕。征袍初染瘴煙高。一從伐叛揚威武。應使南人識俊髦。

孔明引大軍而回。成都後主整排鸞駕。出郭三十里迎接。後主早下轎。立于道傍。候孔明如事父。孔明慌忙下車伏道而言曰。臣不能速

平蠻。方使主上懷憂。臣之罪也。後主扶起孔明。並車而回。設太平筵會。重賞三軍。蠻方進貢來者二百餘處。皆厚待之。重賞護送。各還本國。孔明奏准後主。將歿于王事者之家。一一重賞。西蜀之地。年豐歲

稔。人心懽悅。萬物咸寧。却說魏主曹丕在位七年。即蜀之建興四年。也不先納夫人甄氏。極有顏色。乃中山無極人也。中山無極地名。今屬陝西。上蔡

令甄逸之女。上蔡縣名。今屬河南。自三歲失父。建安中袁紹知其美。娶與子袁熙為婦。熙出鎮幽州。不父曹操。打破鄴城。不見甄氏之美。遂納為妻。

後生一子名叡。字元仲。自幼聰明。不甚愛之。後丕又納安平廣宗人郭永之女為貴妃。此女極美。其父曰吾女乃女中之王也。故號為女

王。自丕納為貴妃後。因甄夫人失寵。郭貴妃欲謀正宮。却與幸臣張

不負初

大

審心相  
如也

此言亦  
自為耳  
豈哉不  
何足  
以此

世宗三國志

卷之六

三

韜商議時不有疾。虛作甄夫人位下。掘得桐木偶人。上書天子年月  
 日時。如此鎮壓。不因此大怒。將甄夫人勒死于冷宮。立郭貴妃為后。  
 國無出養曹叡為太子。雖甚愛之。不立為嗣。時叡年一十五歲。弓馬  
 熟閑。當年春二月。不帶叡出獵。行于山塢之間。趕出子母二鹿。不一  
 箭射倒。母鹿不回頭。視小鹿臥于曹叡馬下。不大呼曰。吾兒何不射之。  
 叡在馬上泣告曰。陛下已射其母。臣安忍復殺其子也。不聞之。擲弓  
 于地。曰。吾兒真乃仁德之主也。遂立叡為齊公。後改為平原王。夏五  
 月。不感傷寒。百官醫治不可。乃召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大將軍陳  
 羣。撫軍大將軍司馬懿。此三人乃掌國家重大之事。皆入寢宮。不喚  
 曹叡至。乃與曹真等曰。今朕病已沈重。多是不痊。此千年幼。卿等三  
 人。可以輔之。勿負朕心。三人皆告曰。陛下何故出此言也。臣等願竭  
 力以事陛下。千秋萬歲。不日。今在許昌城之成門。無故自焚。乃不  
 之兆朕。故知其終也。忽征東大將軍曹休入宮問安。不曰。卿等四人  
 曾國家柱石之臣也。今已在此。朕有何慮焉。言訖。墮淚而崩。時年四  
 十歲。没于洛陽宮嘉福殿。在位七年。後晉平陽侯陳壽評曰。  
 魏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強識。才藝兼修。若加之擴大之  
 度。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哉。  
 又史官孫盛評曰。

魏主處莫重之哀。而設宴享之樂。居貽厥之始。而墮王化之基。及  
 至受禪。顯納二女。忘其至恤。以誣先聖之典。將何以終。

於是曹真陳羣司馬懿曹休四人。一面舉哀。一面冊立叡為大魏皇  
 帝。諡父不為文皇帝。諡母甄氏為文昭皇后。封鍾繇為太傅。曹真為  
 大將軍。曹休為大司馬。華歆為太尉。王朗為司徒。陳羣為司空。司馬  
 懿為驃騎大將軍。其餘文武官員。各各封贈。大赦天下。時雍涼二州

此平三國志

雍州涼州無官守把。于是司馬懿上表乞守西涼等處。曹叡從之。遂封懿提督雍涼等處兵馬。領詔去訖。却說細作人飛報入川。來見孔明。孔明大驚曰：「曹丕已死，孺子曹叡即位，餘皆不足掛意。但有河內溫人，今屬陝西司馬懿此人乃世之英雄。今若總督雍涼兵馬，備訓練成時，必為蜀中之大患。不如先起兵伐之，參軍馬謖曰：「今丞相平蠻方回，軍馬疲敝，只宜存恤，豈可復遠征耶？其有一計，使司馬懿自死于曹叡之手，未知丞相鈞意允否？」孔明乃問其計，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孔明初上出師表

於是馬謖獻計曰：「司馬懿雖魏朝大臣，曹叡平素疑之，何不密遣人往洛陽鄴郡等處布散流言，道此人欲反，却作司馬懿告示天下，偽文偏貼諸處，使曹叡心疑，必然殺此人。」孔明大喜，而能之。即遣密行此計去了。却說鄴城門上鄴郡名貼下告示，守門者揭了來。奏曹叡，叡觀之大驚失色。其文曰：

驃騎大將軍總領雍涼等處兵馬事司馬懿，謹以信義布告天下。昔太祖武皇帝創立皇基，本欲立陳思王子建為社稷主，不幸奸讒交集，歲久潛龍。今皇孫曹叡素無德行，妄自居尊，有負太祖之遺意。今吾應天順人，以慰萬民之望，克日興師討關，皆早歸命新君。如不順者，當滅九族。先此告聞，想宜知悉。

曹叡大疑，急問羣臣。太尉華歆等奏曰：「司馬懿上表乞守雍涼，此也。先時太祖武皇帝嘗與臣曰：『司馬懿鷹視狼顧，不可付之兵。』久必為國家之大禍也。今日反情已萌，可速追之言，未盡王朗曰：『司馬懿深明韜略，善曉兵機，有一匡天下之志，若不早除，久必成王莽之禍也。』」叡降旨，便欲興兵御駕親征。忽連部中大將軍曹真與

魏志  
後漢書

奏曰不可文帝託孤于臣等四人。是知司馬仲達無異志也。今無故加兵乃逼之反耳。況蜀吳未除。多是奸細行間諜之計。使君臣自亂。彼却乘虛而擊也。陛下未可深信。啟曰。司馬懿若變。悔之何及。真又

曰。如陛下心自不穩。可效漢高祖遊雲夢之計。雲夢山名在湖廣陛下幸在

邑。安邑地名屬雍州司馬懿必然來迎。觀其動靜。就車前擒之可也。啟從之。

遂命曹真監國。即領御林軍十萬。運到安邑。此時司馬懿果然不知。

欲令天子知其威嚴。乃整兵馬。率甲士數萬而迎。近臣奏曰。司馬懿

果幸力生甲士十餘萬。前來抗拒。是有反心矣。啟慌命曹休先領精

兵迎之。司馬懿見兵來到。只疑車駕親幸。伏道而迎。曹休出口。仲達

受先帝託孤之重。何故反耶。懿大驚失色。汗流遍體。乃問其故。休傷

細言之。懿曰。此言與吾奸謀間諜之計也。使君臣自相殘害。彼此

此重。而後代吳而報先帝。其心必見。身蜀之計也。

啟曰。後代吳而報先帝。其心必見。身蜀之計也。不可付之

兵權。可黜罷回鄉。此漢文帝以報周勃也。啟依此言。將司馬懿削去

官職。命曹休總督雍涼兵馬。司馬懿回鄉。里魏主曹啟駕回洛陽。

却說細作探知此事。報入川中。孔明聞之大喜曰。吾欲伐魏久矣。奈

有司馬懿總雍涼之兵。今既中計而貶之。吾有何憂也。大日。後主早

朝大會官僚。孔明出班上出師表一道表曰。

先帝創業未平。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

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于內。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蓋追先

帝之殊遇。欲報之于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廣先帝遺德。而

志士之氣。不妄妄自。非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官中府中

俱為一體。陟黜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

俱為一體。陟黜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

俱為一體。陟黜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

有司論其刑罰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宐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作  
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  
以遺陛下愚以為官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  
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于昔  
先帝稱之日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管中之事無大小  
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  
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  
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于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  
亮死節之臣也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  
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先帝不以臣  
鄙猥躬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  
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于敗軍之際受命于危難之際  
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  
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  
凶以復興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  
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  
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  
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  
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謹表

後主覽表而言曰相父征蠻遠涉艱難方始回都坐未安席今又欲  
北征恐勞神思也孔明曰臣受先帝託孤之重夙夜未嘗有怠今日  
平蠻回國一載有餘矣軍馬已銳器械已足糧草之類盡皆完備不  
就此時討逆恢復中原更待何日也忽班師中太史譙周出奏曰臣



夜觀天象。北方旺氣正盛。星曜倍明。未可圖也。乃顧孔明曰。丞相。明天文。何故強為也。孔明日。天道之理。變易不常。豈可拘執也。吾且駐軍馬于漢中。觀其動靜而行之。譙周等諫之不從。于是孔明乃留郭攸之。董允。費禕等為侍中。總攝官中之事。又留向寵為大將。督御林軍馬。蔣琬為參軍。張裔為長史。掌丞相府事。又留杜瓊為議大夫。杜微。楊洪為尚書。孟光來敏為祭酒。尹默。李譔為博士。郤正。費詩為秘書。譙周為太史。內外交武官僚。一百餘員。同理蜀中之事。孔明受詔興兵。克復中原。重興漢室。孔明暫歸府內。喚諸將聽令。都督部鎮北將軍。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都亭侯。魏延前軍都督。領鎮北太守。張翼牙門將軍。王平後軍領兵使。安漢將軍。領建寧太守。李恢副將。定遠將軍。領漢中太守。呂義。兼管運糧。左軍領兵使。平

中將軍。揚武將軍。鄧芝。中參軍。安遠將軍。馬謖。前將軍。都亭侯。左將軍。高陽侯。吳懿。右將軍。玄都侯。高翔。後將軍。安樂侯。吳懿。長史。綏軍將軍。楊儀。前將軍。征南將軍。劉巴。前護軍。偏將軍。漢成亭侯。許允。左護軍。篤。信中。郎將。丁咸。右護軍。偏將軍。劉敏。後護軍。典軍。中。郎將。官。離。行。參軍。昭。武。中。郎將。胡。濟。行。參軍。諫。議。將軍。閆。宇。行。參軍。偏將軍。費。習。行。參軍。裨。將軍。杜。叡。武。略。中。郎將。杜。祺。綏。戎。都。尉。盛。勃。從。事。武。器。中。郎將。樊。岐。典。軍。書記。樊。建。丞。相。令。史。董。厥。帳。前。左。護。衛。使。龍。讓。將。軍。關。興。右。護。衛。使。虎。翼。將。軍。張。苞。孔。明。受。詔。封。為。平。北。大。都。督。丞。相。武。鄉。侯。領。益。州。牧。知。內。外。事。諸。葛。亮。于。是。孔。明。分。撥。已。定。又。檄。李。嚴。守。川。口。以。拒。東。吳。選。定。建。興。五。年。春。二。月。丙。寅。日。出。師。忽。帳。下。一。老。將。厲。聲。而。進。曰。我。雖。年。邁。尚。有。廉。頗。之。勇。馬。援。之。

孔明

子龍大

惟此二古人皆不服老何故不用我耶衆視之乃常山趙子龍也孔明曰吾自平蠻回都馬孟起因病身故余甚惜之以爲折其右臂也今將軍年紀已高但恐稍有參差動搖一世之英名滅却西蜀之銳氣也子龍厲聲曰吾自隨先帝以來臨陣不退遇敵則先大丈夫得死于疆場者幸也吾何恨焉願爲前部先鋒孔明再三苦勸不住子龍曰如不教我爲先鋒就撞死于街下孔明曰將軍既要爲先鋒須得一人同去言未盡一人應曰某雖不才願與老將軍先引一軍前鋒破敵孔明視之乃義陽新野人也見爲中監軍揚武將軍姓鄧名芝字伯苗孔明大喜即撥精兵五千副將十員隨趙子龍鄧芝爲先鋒去訖孔明出師後主百官送于北門外十里孔明辭了後主而去旌旗蔽野戈甲如霜沿途之民箠食壺漿以迎王師孔明率大軍望漢中迤邐進發却說邊庭探知此事報入各陽是日魏主曹叅以爲近臣奏曰邊官報道諸葛亮率領大軍二十餘萬出屯漢中令趙雲鄧芝爲前部先鋒引兵入境其機至急敕大驚慌問羣臣曰誰可爲將以退蜀兵忽一人應聲而出曰臣父死于漢中切齒之恨未嘗得報今蜀兵犯境臣願引本部猛將乞陛下賜關西之兵上爲國家效力下報父親之讐臣萬死而不恨也衆視之乃安西鎮東將軍尚書駙馬都尉假節夏侯淵之子夏侯惇也惇字子休自幼過房與夏侯惇爲子後夏侯淵被黃忠斬之魏武帝曹操憐之以女清河公主招惇爲駙馬因此朝中欽敬雖掌兵權性急慳吝未嘗臨陣此時曹叅即命夏侯惇爲大都督調關西諸路軍馬前去迎敵忽一人諫曰不可衆視之乃司徒王朗也朗奏曰夏侯惇素不曾經戰今付以重任非其宜也更兼諸葛亮足智多謀深通韜畧不可與敵也夏侯惇叱之曰司徒莫非結連諸葛欲爲內應耶吾自幼從父學習韜畧深

此平三

卷之二十一

九

通兵法。汝何欺吾年幼也。吾若不生擒諸葛亮。誓不回見天子。王與等皆不敢言。夏侯楨辭了魏主。星夜到長安。調關西諸路軍馬。二十餘萬來敵孔明。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未出茅廬時。與先主說定三分天下。鼎足而定。今日忽然北伐。事原欲平魏國。豈技痒哉。其胸中別有主義耳。

趙子龍大破魏兵 第九十二回

建興五年夏四月。孔明率兵前至沔陽。經過馬超墳墓。乃令弟馬良。拜祭孔明親自祭之。蜀人楊戲作贊曰。

驃騎奮起。連衡合從。首事三秦。保據河漢。豈計于朝。或具其同。以及壘家破。軍亡。乖道反德。託鳳攀龍。

川馬孟起名譽振關中。信布齊誇勇。關西諸將。

蜀奏全功。曹操聞風懼。流芳播遠戎。

孔明祭畢。回到寨中。商議進兵。忽遠哨馬報。道魏主曹叅遣駙馬夏侯楨。調關中諸路軍馬。前來拒敵。忽魏延上帳。而獻策曰。夏侯楨乃膏梁子弟。懦弱無謀。可賜精兵五千。直取路出褒中。循秦嶺以東。營子午谷。而投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

地名今屬陝西。秦嶺山名。子午谷地名。離秦嶺二百餘里。長安郡名。今屬陝西。夏侯楨若見某驟至。必然棄城望橫門。即閣而走矣。所棄糧草足可為用也。某却從東方而來。丞相可大驅士馬。自斜谷而進。

地名在陝西。若如此行之。則咸陽以西。一舉而可定矣。此萬全之計也。孔明笑曰。此非萬全之計也。汝欺中原無好人物。倘有人進言於山。

中以兵截之。非令五千人受害。亦大傷其銳氣也。決不可用之。魏延又曰。丞相兵從大路進發。彼必盡起關中之兵。于路迎敵。則徒損生

是孔  
明老成

不是  
是

靈何日而得中原也。孔明曰：吾從隴右取平坦大路，依法進兵，豈不勝耶？途不用魏延之計，即差人令趙雲進兵，却說夏侯惇在長安，聚集諸路軍馬，時有西涼大將韓德，善能使開山大斧，有萬夫不當之勇，引西羌諸路兵八萬到來，見了夏侯惇，極重賞了，畢就遣韓德為先鋒，德有四子，皆精通武藝，子馬過人，長子韓瑛，次子韓瑒，三子韓瓊，四子韓琪，真乃雄偉之士。韓德帶四子，并西羌兵八萬，取路而來，前至鳳鳴山，正遇蜀兵兩陣對圓，韓德出馬，四子列于兩邊，德厲聲大罵曰：反國之賊，安敢犯吾境界耶？趙子龍大怒，挺鎗縱馬，單搦韓德交戰。長子韓瑛挺鎗躍馬來迎，戰不三合，被子龍一鎗刺死于馬下。次子韓瑒見之大怒，縱馬揮刀來戰子龍，子龍施逞舊日虎威，抖擞精神，相迎韓瑒，瑒抵敵不住，三子韓瓊見之忿怒，急挺方天戟，驟馬前來夾攻子龍，全然不懼鎗法不亂。四子韓琪見二兄戰子龍不

中鎗落馬，魏陣中一將救去子龍，拖鎗便走。韓瑒按戟急取弓，射之連放三箭，皆被子龍用鎗撥了。瓊大怒，仍綽方天戟，縱馬趕來，却被子龍一箭射中面門，落馬而死。韓瑒急縱馬趕來，舉寶刀便砍子龍，子龍拖放不迭，弓鎗皆棄，閃過寶刀，生擒韓瑒歸陣。復縱馬取鎗殺過陣來，韓德見四子皆喪于子龍之手，肝膽皆裂，先走入陣去。西涼兵素知子龍之名，又見英勇尚在，誰敢交鋒？子龍到處喝聲開陣，兩下紛紛亂走，陣陣倒退，却被子龍匹馬單鎗往來衝突，如入無人之境。後人有詩贊曰：

憶昔常山趙子龍，年登七十建奇功。獨誅四將來衝陣，猶似當年

救主雄

趙子龍大勝，率蜀兵掩殺西涼兵大敗而走。韓德險被子龍擒

住乃乘甲步行而逃。子龍卻芝收軍回寨。芝賀曰：「某見將軍如此英雄，不想壽已七十，精神尚在今日陣前，獨勝四將，世之罕有也。」子龍曰：「丞相以吾年邁不能取用，吾故以此功表之。」遂差人解韓瑤申書。書以達孔明，却說韓德引敗軍回見夏侯惇，哭告其事。惇自統兵來迎。趙雲忽探馬報入蜀寨，說夏侯惇引兵到。子龍乃上馬舞劍，引千餘軍就鳳鳴山前擺成陣勢。當日夏侯惇戴金盔，坐下雪白馬，手提大砍刀，立在門旗之下。見子龍躍馬挺鎗往來馳騁，惇欲自戰。後兩韓德言曰：「殺吾四子之讐，如何不報？」縱馬輪關山大斧，直取子龍。子龍奮怒挺鎗來迎，戰不三合，子龍一鎗刺韓德死于馬下。急奔馬直取夏侯惇。惇慌忙閃入本陣，卻芝驅兵掩殺魏兵，又折一陣。退十餘里下寨。林連夜與眾將商議曰：「吾久聞趙雲之名，未曾見面，今日在老英雄面前，在方信當陽長坂之事，似此無人可敵，何之今則亦無難。」

言曰：「某林趙雲有勇無謀之輩，不足為慮也。」言畢，引兵出穴，伏兩軍于左右。都督臨陣先退，誘趙雲到伏處。趙雲見其兵出，指揮四面軍馬重疊圍住，足可擒矣。林從其言，遂遣裨將黃禧引三萬軍伏于左，征西將軍薛則引三萬兵伏于右。二人埋伏已定。次日夏侯惇復整金鼓旗旛，率兵而進。子龍卻芝出迎。芝在馬上與子龍曰：「昨夜魏兵大敗而去，今日復來，必有詐也。老將軍防之。」子龍曰：「量此乳臭小兒，何足道哉！吾今日必當擒之。」見魏軍中旗旛之下，夏侯惇與諸將搦戰。子龍奮怒，便躍馬而出，魏將偏將軍潘遂出迎，戰不三合，遂撥馬便走。子龍趕去，魏陣中八員將一齊來迎。放過夏侯惇先走。八將却敗奔走。子龍乘勢追殺。芝引兵掩殺子龍，深入重地，四面喊聲大震。芝急收軍退回。左有董禧，右有薛則，兩路兵殺到。因芝兵少不能救解，將子龍困在垓心。子龍東衝西突，魏

兵越厚。此時子龍手下止有千餘人。殺到山坡之下。只見礮在山。上  
指。揮三軍。子龍投東則望東。指傍邊執法官。把旗望東指。軍馬就望  
東圍。因此攻打不透。子龍引兵殺上山來。忽半山。中撞木砲石。打將  
下來。不能上山。山上弩箭如雨。蜀兵折傷大半。子龍從辰時殺至酉  
時。不能脫走。子龍正在。咳心下馬。少歇。待月明衝突。却纔卸甲。蘇  
月。光方出。忽四下火光衝天。鼓聲大振。矢石如雨。魏兵殺到。皆叫曰  
趙雲早降。子龍急上馬迎敵。四面軍馬漸漸逼近。八方弩箭交射。甚  
急。人馬皆不能向前。子龍仰天歎曰。吾不服老。死于此地矣。忽東北  
角上。喊聲大起。魏兵紛紛亂竄。一彪軍殺到。爲首大將。素袍銀鎧。持  
丈八點鋼矛。提一顆人頭。子龍視之。乃虎翼將軍張苞也。苞見子  
龍。言曰。丞相恐老將軍有失。特遣某引五千兵接應。聞知老將被圍。  
故殺透重圍。正遇魏將薛則。關路。被某殺之。子龍大喜。單與張苞  
出西北角來。只見魏兵棄戈奔走。一彪軍從外。叫喊殺入。爲首大將  
坐下赤兔馬。提偃月青龍刀。手挽人頭。子龍視之。乃龍驤將軍關興  
也。興與子龍曰。奉丞相之命。恐老將軍有失。特引五千兵前來接應。  
却路上逢着魏將董禧。被吾一刀斬之。梟首在此。丞相隨後便到也。  
子龍曰。二將軍已建奇功。何不趁今日擒住夏侯惇。以定大事也。張  
苞聞言。遂引兵去了。興曰。我也幹功去矣。關興亦引兵去了。子龍  
顧左右曰。他兩箇是吾子侄之輩。尚且幹功去了。吾乃國家上將。引  
廷舊臣。反不如此小兒也。吾當捨老命。以報先帝之恩。此時子龍引  
兵來捉夏侯惇。當夜三路兵到。未知夏侯惇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  
解。

諸葛亮智取三郡

却說趙雲與關興張苞三路兵大破魏軍一陣。鄧芝引兵接應殺得

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夏侯楹乃無謀之人。更兼年幼。不會經戰。見大亂。遂引帳下驍將百餘人。望南安郡而走。衆軍因見無主。盡皆逃竄。與苞二將。聽知夏侯楹望南安郡去了。連夜趕來。楹走入城中。今緊閉城門。驅兵守禦。與苞趕到。一聲砲響。將城圍了。子龍隨後也到。三面攻打。少時。鄧芝亦引兵到。一連圍了十日。攻打不下。忽然丞相留後軍住于沔陽。左軍屯于陽平。右軍屯于石城。丞相自引中軍來到。子龍鄧芝關興張苞皆來拜問孔明。說連日攻城不下。孔明日。吾自觀耳。遂乘小車。親到城邊。週回看了一遍。回寨升帳。而坐衆將環立聽令。孔明日。此郡濠深城峻。不易攻也。吾正事不在此。城汝等却是久守。倘魏兵分道而出。却取漢中于吾軍無益矣。鄧芝曰。夏侯楹之計。若擒此人。斷自將。今困于此。豈可未之而去。即孔明曰。吾自有計。但未知此處。張苞曰。丞相。何事。孔明曰。天水郡太守崔詠。孔明大喜。乃喚魏延受計。如此如此。又喚關興張苞。如此如此。又喚心腹二人受計。如此行之。各將領命引兵而去。孔明却在南安城外。令軍運柴草。堆于城下。口稱燒城。魏兵聞知。皆大天不懼。却說安定太守崔詠。在城中聞知蜀兵圍了南安。困住夏侯楹十分慌懼。即點軍馬。將有四千守住城池。忽見一人自正南而來。口稱有機密事。崔詠喚入問之。答曰。某是夏侯都督帳下心腹。將某道。今奉都督將令。特來求救。天水安定二郡。即日南安。其危甚急。今日城上縱火為號。專望二郡救兵。並不見。到復差某殺出重圍。特來報急。可星夜起兵。為外應。都督若見二郡兵到。却開城門接應也。諺曰。有都督文書否。緒貼肉取出。汗已濕透。各教一視。急令手下換了馬疋。便出城望天水郡而去。不三日。又有報馬到天水。太守已起兵。

出計

更

救援南安去了。早接應。崔諒與府官商議。多官曰。若不去救。失了南安。送了夏侯驍馬。皆我兩郡之罪也。只得救之。諒即點本部人馬。離城而去。只留文官守城。且說崔諒提兵向南安大路而進。遙望是火光冲天。催兵星夜進發。離南安尚有五十餘里。忽然前後喊聲。震認慌悶。左右不時哨馬報道。前面關興截住去路。背後張苞殺來。安定之兵四下逃竄。諒大驚。乃領手下百餘人往小路死戰。得脫奔回安定。方到城濠邊。城上亂箭射將下來。蜀將魏延在城上叫曰。吾已取了城也。何不早降。乃是魏延撥作安定軍。夤夜賺開城門。蜀兵盡入。因此得了安定。崔諒慌忙投天水郡來。行不到一程。前面一彪軍擺開大旗之下。一人綸巾羽扇。道袍。崔鑒端坐于車上。諒視之。乃是孔明。急撥回馬走。關興張苞兩路兵追到。只叫早降。崔諒見得四面皆是蜀兵。不得已而降之。同歸大寨。孔明以上賓相待。孔明曰。亮太守與足下厚否。諒曰。此人乃楊阜之族弟楊陵也。與某隣郡交契甚厚。孔明曰。今欲望足下入城。說楊陵擒夏侯惇可乎。諒曰。丞相若令某去。可暫退軍馬。容某入城說之。孔明從其言。即時傳令教四面軍各退二十里下寨。崔諒匹馬到城邊。叫開城門。入到府中。與楊陵禮畢。細言其事。陵曰。我等受魏主大恩。安忍背之。可將計就計而行。遂引崔諒到夏侯惇處。亦告其事。惇曰。當用何計。楊陵曰。只推某獻城門。賺蜀兵入。却就城中殺之。崔諒依計行之。來見孔明。說楊陵獻城門。放大軍入城。以擒夏侯惇。楊陵本欲自捉。因手下勇士不多。未敢動也。孔明曰。此事至易。今有足下原降兵百餘人於內。暗藏。將可作安定軍馬。帶入城去。先伏夏侯惇府下。却纔與楊陵說待至夜之時。獻開城門。裏應外合。崔諒暗思若不帶蜀將去。猶恐生疑。帶八士。就果先斬。舉火為號。獻開城門。孔明必先入也。那時一齊



之因此應允孔明囑曰吾遣親信將關興張苞隨足下先去只恐汝  
軍殺入城中以安夏侯楸之心但舉火吾當親入城去以擒之騎  
黃昏關興張苞披掛上馬各執兵器雜在安定軍中隨崔諒來到南  
安城下楊陵在城上撐起懸空板倚定護心欄問曰何處軍也崔諒  
曰安定救軍來到諒先射一號箭上城箭上帶着密書曰今諸葛亮  
先遣二將伏于城中要裏應外合且不可驚動恐泄了計策待人有  
中圖之楊陵將書見了夏侯楸細言其事楸曰既然諸葛亮中計必  
先入城安民可伏兵斬之今先賺得二將亦除兩害遂教刀斧手百  
餘人伏于府中如二將隨崔太守到府下馬閉其門而斬之却于城  
上舉火賺諸葛亮入城伏兵齊出一鼓而休也此時安排了畢楊陵  
回到城上言曰既是安定軍馬可放入城關興張苞先行張苞在  
後楊陵下城在門邊迎接興手起刀落斬楊陵于馬下崔諒大驚  
走避到吊橋邊張苞大喝曰賊子休走汝等誰計如何賺得  
我早到城上放起火來四面蜀兵齊入夏侯楸措手不及開南門  
併力殺出一彪軍攔住為首大將乃是王平交馬只一合生擒夏侯  
楸于馬上餘皆殺死孔明入南安招諭軍民秋毫無犯眾將各各  
功孔明將夏侯楸囚在車中鄧芝問曰丞相何故知崔諒詐也孔明  
曰吾已知此人無降心故使入城以試真偽必盡情告與夏侯楸  
將計就計而行吾見來情足知詐也復使二將同去以穩其心此人  
若有真心必然阻當便忻然同去者恐吾疑也他意中度二將同去  
賺入城內殺之何遲又令吾軍有託放心而進也吾已暗囑二將就  
城門下圖之城內必無准備吾軍隨後便到此出其不意也眾將拜  
服孔明曰賺崔諒者吾使心腹人詐作魏將裴緒也吾又去賺天水

郡至今未到可乘時取之。若得一郡其威大震。又曰吾聞吳懿守南  
安。劉璋守安定。替出魏延軍馬去取天水郡。却說天水郡太守馬遵  
。聖知夏侯惇困在南安城中。乃聚一郡文武官商議。時有功曹梁緒  
主簿尹賞。主記梁虔等曰。夏侯惇馬乃金枝玉葉。倘有疎虞。難逃坐  
視之罪。太守何不盡起本部兵以救之。馬遵正疑慮間。忽報夏侯  
。馬差心腹將裴緒到。緒入府取公文付馬遵。遵視之說。都督求兩郡  
之兵。星夜救應。與安定所言皆同。遵令節令暫歇。一面教行文書。起  
各郡之兵。同救應。次日又有報馬到。稱說安定兵已先去了。教太守  
火急前來會合。馬遵正欲起兵。忽一人自外而入曰。太守中諸葛亮  
之計矣。衆視之。乃天水冀人也。姓姜名維。字伯約。父名岡。昔日曾為  
天水郡功曹。因羌戎亂。沒于玉亭。自幼博覽羣書。兵法武藝無所不  
通。奉母至孝。郡人敬之。後為中郎將。就本部軍事。當日姜維乃與  
馬遵曰。近聞諸葛亮殺敗夏侯惇。困于南安。水泄不通。安得有入  
。重圍之中而出也。又聞裴緒乃無名下將。多不曾見。況安定報馬  
。無公文。以此察之。此人乃蜀將。詐稱魏將也。賺得太守出城。料城中  
無備。必然暗伏一軍于左近。乘虛而取天水也。馬遵大悟曰。非伯約  
之言。則悞中奸計矣。似此如之奈何。維曰。何難之有。遵曰。若先捉此  
人斬之。閉門堅守。恐又是真有失大事。維笑曰。太守放心。某有一計。  
足可擒諸葛亮。亦可解南安之危也。馬遵問其計。未知如何。且聽下  
回分解。

總評

子龍當陽長坂功高五虎。昔日英雄。末年尚在。安肯自老乎。其天  
破魏兵。獨誅四將。所謂老當益壯者也。

孔明以智服姜維 第九十三回

魏晉三國志

却說姜維獻計與馬遵曰。此郡後必有伏兵。某願請五千兵伏于要路。太守先遣來人回報。隨後發兵出城。不可遠去。止行三十里。便回。但看火起為號。前後夾攻。伏兵可勝也。如諸葛亮自在。此處必委某所擒矣。遵用其計。遂用來人回報。天水兵出城矣。只留梁緒尹實守城。果是孔明遣子龍引一軍埋伏于山僻之中。只待人馬離城。那時下手。細作回報。言說天水太守馬遵起兵出城。只留文官守城。子龍大喜。又令人報與張翼高翔。于路要截殺馬遵。此二處兵皆孔明埋伏之兵也。却說趙子龍引五千兵。逕投天水郡城下。分兵四路而進。子龍在濠邊高叫曰。吾乃常山趙子龍也。汝知中計。早獻城池免遭謀戮。城上梁緒大笑曰。汝中吾姜伯約之計。尚然不知耶。子龍恰待攻城。忽然喊聲大震。四面火光冲天。當先一員少年將。挺鎗躍馬而前。口裏大叫曰。天水姜伯約。子龍視之。乃姜維也。子龍躍馬挺鎗直取。維見子龍。大叫曰。誰想此處有周郎人物。此之間。兩路軍夾攻將來。乃是馬遵梁虔子龍首尾不能相顧。大。子龍冲開路引敗兵奔走。姜維趕來。張翼高翔兩路軍殺出。殺應于龍。姜維因此方回。子龍歸到大寨。見孔明說中了姜維之計。孔明驚問曰。何等之人。識吾玄機也。忽有南安人告曰。姜維字伯約。乃天水冀人也。事母至孝。文武雙全。智勇足備。直當世之英杰也。子龍又誇獎姜維曰。此人極好鎗法。與他人大不同也。孔明曰。吾今欲取天水。甚輕易之。不想有此人耶。遂起大軍前來。却說姜維回見馬遵。遵曰。事定之後。當重加保汝。維曰。趙雲敗去。孔明必自來也。某料孔明必疑我軍在城中。今將本郡軍馬。可分爲四枝。某引一軍伏于城東。如彼兵到。則截之。太守與梁虔尹實各引一軍。城外伏之。梁緒率百姓在城上守禦。于是姜維分撥已定。却說孔明因慮姜維自為

魏晉三國志 卷之十六

前部望天水郡進發。將到城邊，孔明傳令曰：「凡攻城池，以初到之日，嚴勵三軍，鼓噪直上。若候日久，急難破矣。」汝等諸將當激勵三軍，不可失此機會。于是大軍徑到城下。因見城上旗幟整齊，未敢輕攻。候至半夜，忽然四下火光冲天，喊聲震地。正不知何處兵來，只見城上亦鼓噪呐喊相應。蜀兵亂竄，孔明急上馬，有關興、張苞二將保護，殺出重圍，回頭看時，正東上馬軍一帶火光，勢若長蛇。孔明曰：「兵不在多，似此人調遣真將才也。」遂令關興探視回報曰：「此姜維兵也。孔明嗟歎不已，折了一陣，收兵歸寨。思之良久，乃顧左右曰：「量一姜維，尚不能勝，安能破魏耶？」遂喚安定人問曰：「姜維之母見在何處？」答曰：「維母今居冀縣。孔明喚魏延分付曰：「汝可引一軍虛張聲勢，詐取冀縣。若姜維早到，可放入城。又問此地何處緊要？」安定人曰：「天水錢糧皆在上邽。若打破上邽，糧道自絕矣。」孔明大喜，遂遣趙子龍引一軍去攻上邽。孔明離城三十里，早有人報入天水郡，說蜀兵分爲三路：一軍攻上邽，一軍取上邽，一軍守冀城。上邽冀城俱屬陝西姜維聞之，哀告馬遵曰：「母見在冀城，倘母有失，非人子之孝也。維乞一軍就救此城，兼保老母，馬遵從之。遂令姜維引三千軍去冀城，保母。梁虔引三千軍去保上邽。却說姜維引兵至冀城，前面一彪軍擺開爲首，蜀將乃是魏延。二將交鋒數合，延詐敗奔走。維追過山隘，來入城閉門，幸兵守嚴，拜見老母，並不出戰。趙子龍不放過梁虔，入上邽城去了。孔明乃令人去南安郡去取夏侯楙至帳下。孔明曰：「汝懼死乎？」楙慌拜伏乞命。孔明曰：「目今天水姜維見守冀城，使人持書來說，但得駟馬在後，願來降吾。今饒汝性命，汝宜招安姜維否？」楙曰：「情愿招安。」孔明乃與二人服鞍馬，不令人跟隨，獨自放之。楙得脫出寨，欲尋路而走，奈不知地理，正行之間，逢數人奔走。楙曰：「汝是何處之人也？」土民曰：「我等是

孔明平  
姜維真  
水

此下三回云

縣百姓今被姜維獻了城池歸降蜀兵蜀將魏延縱火劫財奪

此棄家奔走投上邽去了楨又問曰今守天水是誰上入曰天水

中乃馬太守也楨聽之縱馬而行又見百姓攜男抱女遠來所說

同楨至天水城門下叫門城上人認得是夏侯楨慌忙開門迎接

遵驚拜而問之楨細言姜維之事又將百姓所言說了遵嘆曰不

姜伯約反投于蜀矣梁緒曰彼意欲救都督故以此言虛降楨曰

維已降何為虛也正躊躇之間時值初更蜀兵又來攻城火光中

姜維在城下挺鎗勒馬大叫曰請夏侯都督答話夏侯楨與馬遵

皆到城上見姜維耀武揚威大叫曰我為都督而降都督何別前

耶楨曰汝受魏恩何故降蜀有何言別也維應曰汝寫書教我降

何出此言汝要脫身却將我陷了我今降蜀加為上將安有還魏之

理言亂驅兵打城至曉方退夜間維姜維者乃孔明之計因火光

不辨真偽孔明却引兵來攻其城城中糧少軍食不敷姜維在

姜伯約  
那裏出  
得老實

姜維  
魏延



此

孔明老  
此意人  
不

伯約自

言夫河  
今日有  
此意之

截住去路。維人因馬乏不能抵當。勒回馬便走。忽然一輛小車從山  
 坡中轉出。其人頭戴綸巾。身披雀氈。手搖羽扇。端坐于上。乃孔明也。  
 孔明喚姜維曰。伯約此時何為不降。維尋思良久。前有孔明。後有關  
 興。又無去路。只得降之。遂下馬而降。孔明慌忙下車而迎。相遂甚愛。  
 維不勝感激。孔明曰。吾自出茅廬以來。徧求賢者。願盡傳授平生之  
 學。恨未得其人。今遇伯約。吾願足矣。當盡授之。汝宜傾心而報國也。  
 維大喜。拜謝孔明。遂同姜維歸寨。升帳商議。取天水上邽之計。維曰。  
 天水城中。尹賞。梁緒。與某至厚。當寫密書二封。射入城中。不問應與  
 不應。自然亂矣。孔明從之。姜維寫了一封密書。拴在箭上。縱馬直至  
 城下。射入城中。小校拾得。呈與馬邊。邊大疑。與夏侯惇議曰。梁緒尹  
 賞與姜維結連。欲為內應。都督宜早決之。可殺二人。尹賞知此消息。  
 乃與梁緒曰。不如納城降蜀。以圖進用。是夜夏侯惇數次使人請來  
 尹二人。說話。二人料知事急。遂披掛上馬。各執兵器。引本部軍士。  
 夏侯惇馬邊。一面令人大開城門降蜀。因此夏侯惇馬邊引數百人  
 出西門棄城。投荒胡城而去。梁緒尹賞迎接孔明入城。安民已畢。孔  
 明問取上邽之計。梁緒曰。此城乃某親弟梁虔守之。願招來降。孔明  
 大喜。緒當日到上邽。喚梁虔出城。來降孔明。孔明重加宴賞。就令梁  
 緒為天水太守。尹賞為冀城令。梁虔為上邽令。孔明分撥已畢。整兵  
 進發。諸將問曰。丞相何不去擒夏侯惇也。孔明曰。吾放夏侯惇如放  
 一鴿耳。今得伯約得一鳳也。自古云。千兵易得一將。難求正此。諸將  
 吾觀伯約行兵用計。與吾相同。故喜愛無限。今已得二城。可圖大事  
 矣。于是孔明引大軍出祁山。來取長安。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

解

孔明祁山破曹真

孔明祁山破曹真

孔明祁山破曹真

孔明祁山破曹真

大蜀建興五年冬。諸葛丞相平定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及冀城上邽

等處。威聲大震。遠近州郡。望風歸降。于是孔明整頓軍馬。調遣

盡提漢中之兵。前出祁山。兵臨渭水之西。漢中郡名祁山山名。魏作

報入洛陽。此時魏主曹叡大和元年。升殿設朝。近臣奏曰。夏侯

已失三郡。逃竄往羌胡去了。今蜀兵已到祁山。前軍臨渭水之西。早

乞發兵破敵。免遭侵境之禍也。叡大驚。乃問羣臣曰。誰可為朕以退

蜀兵也。司徒王朗出班奏曰。臣觀先帝每用大將軍曹子丹。所到必

克。今陛下何不拜為大都督。以退蜀兵也。叡准奏。乃宣曹真曰。先帝

託孤與卿。今蜀兵入寇中原。卿安忍坐視乎。真奏曰。臣才疎智淺。不

稱其職。王朗曰。將軍乃社稷之臣。不可固辭也。老臣雖驢鈍。願隨將

軍上邊。真又奏曰。臣受大恩。安敢少辭。死一人為副將。叡曰。卿自舉

之。真乃舉太原陽曲人。姓郭名淮。字伯濟。官封討賊將軍。州刺史

之子。子真。東海郟人也。東海郟俱郡名。今屬前直隸。日漢獻帝時舉孝廉入仕。此

年七十六歲。叡乃遷撥東西二京軍馬二十萬與曹真。真命宗弟

曹遵為先鋒。官封宣武將軍。又命蕩寇將軍朱讚為副先鋒。當年十

一月出師。魏主曹叡親自送于西門之外。方回。曹真令大軍來到長

安。過渭河之西。下寨。真與王朗郭淮共議退兵之策。朗曰。來日可嚴

整隊伍。大展旌旗。老夫自用一席話。敢交諸葛亮拱手而降之。

蜀兵不戰自退也。真大喜。是夜傳令。來日四更造飯。平明務要隊伍

整齊。人馬威儀。旌旗鼓角。各按次序。當時使人先下戰書。次日兩軍

相迎。列成陣勢。于祁山之前。蜀軍遠見魏兵。甚是雄壯。與夏侯兵

大不同。三響鼓角。已罷。司徒王朗乘馬而出。上首乃都督曹真。下首

實說大

主將答語。蜀兵門旗開處。關興張苞分左右而出。立馬于兩邊。次後一隊隊驍將分列門旗之下。中央一輛四輪車。端坐一人。綸巾羽扇。素衣皂纒。衆視之。乃是孔明。孔明舉目見魏陣前二箇麾蓋。乃問陣前護衛曰。此是何人也。護衛曰。旗上大書姓名。中央白髯老者。乃軍師司徒王朗也。上首乃大都督曹真也。下首乃副都督郭淮也。孔明曰。王朗必下說詞也。遂教推車于陣外。令護軍小校傳曰。漢丞相與司徒答語。王朗縱馬出口。吾有一言。令公請聽。孔明于車上拱手。朗在馬上欠身答禮。朗曰。久聞公之大名。今幸一會。公既知天命。識時務。何故與無名之兵也。孔明曰。吾奉詔討賊。何謂無名。耶朗曰。天數有變。神器更易。而歸于有德之人。此定然之理也。曩自桓靈以來。天下爭橫。人人稱伯。黃巾縱橫于鉅鹿。張勳問罪于陳留。袁術僭號于壽春。袁紹稱王于鄴。上圖表古據荊州。鉅鹿郡名屬北直隸陳留郡在河南壽春郡名屬南直隸呂布虎吞天下。盜賊蜂起。奸雄鷹揚。社稷有壘。卵

及說直不自愧

之危。生靈有倒懸之急。我太祖武皇帝掃清六合。席捲八荒。萬姓傾心。四方仰德。非權勢而取之。實乃天命之所歸也。世祖文帝神文聖武。以膺大統。應天合人。法堯禪舜。而處中國。以臨萬邦。豈非天心人意乎。今公蓋大才。抱大器。自欲比于管樂。何不效倣伊周。故強欲逆天理。背人情而行事耶。豈不聞古人云。順天者昌。逆天者亡。今我大魏帶甲百萬。良將千員。量腐草之螢光。怎及天心之皓月。公可倒戈卸甲。以禮來降。不失封侯之位。則國安民樂。豈不美哉。蜀兵聞言。歎之不已。皆以爲有禮。孔明默然不語。蜀陣上參軍馬謖自思曰。昔季布罵漢高祖。曾破漢兵。今王朗用此計也。只見孔明在車上大笑曰。吾以爲漢朝大老元臣。必有高論。豈期出此言也。吾有一言。諸軍靜聽。昔日桓靈微弱。漢統凌替。國亂歲凶。四方擾攘。段珪纒斬于平津。



為得符  
死不如

與以六  
最貴之

老兒  
老見  
不

董卓又生于朝野。天方勦修。四寇又興。遷劫漢帝于閭閻之間。殘暴  
 生民于溝壑之內。居廟堂之上。朽木為宮。殿陛之間。禽獸食祿。狼心  
 狗幸之輩。滾滾當道。奴顏婢膝之徒。紛紛秉政。以致社稷丘墟。生靈  
 塗炭。吾素知汝所行。世居東海之濱。初舉孝廉入仕。理合匡君輔國。  
 安漢興劉。何期反助逆賊。同情篡位。罪惡深重。天地不容。傾國之人  
 欲食其肉。今日幸吾尚在。乃天意不絕炎漢也。吾奉詔討賊。仗義興  
 師。汝既為諂諛之臣。只可潛身縮首。荷圖衣食。安敢在于行伍之前。  
 妄稱天數耶。皓首匹夫。蒼髯老賊。當心。八歸于九泉之下。何面目見  
 二十四帝乎。老賊速退。可教反臣與吾共決勝負。王朗聽罷。大叫一  
 聲。氣死于馬下。後人有詩贊孔明曰。

兵馬出西秦。雄才敵萬人。輕搖三十舌。罵死老賊臣。

孔明以扇指曹真曰。吾不通汝。汝可通我。真曰。我與汝  
 於是兩車皆退。曹真將王朗屍首。用柩木盛貯。送回長安去了。副都  
 督郭淮曰。諸葛亮料吾軍中治喪。今夜必來劫寨。可分兵四路。兩路  
 兵從山僻小路。乘虛去劫蜀寨。兩路兵伏于本寨外。左右擊之。曹真  
 大喜曰。此計與吾相合。遂傳令喚曹遵。朱讚。兩箇先鋒。分付曰。汝二  
 人各引一萬軍。抄出祁山之後。但見蜀兵望吾寨而來。汝便進兵去  
 劫蜀寨。如蜀兵不動。便徹兵回。不可輕進。二人受計。引兵而去。真與  
 淮曰。我兩箇各引一枝大軍。伏于寨外。寨中虛堆柴草。只留數人。如  
 蜀兵到。放火為號。諸將各分左右。各自準備去了。却說孔明歸帳。先  
 喚趙子龍。魏延聽令。孔明曰。汝二人各引本部兵。去劫魏寨。魏延進  
 曰。曹真深明兵法。必料我乘喪劫寨。他豈不提防也。孔明笑曰。吾正  
 欲曹真知吾去劫寨也。彼必有伏兵在祁山之後。待蜀兵過去。却來  
 襲我寨矣。吾故令汝二人引兵前去。過山脚後路。遠下營寨。任魏兵

更通

天妙

孔明  
老  
無  
策

妙

來劫吾寨。汝看火起為號。却分兵于兩下。魏延拒住山口。子龍引兵殺回。必遇魏兵也。容魏將走回。汝乘勢攻之。彼必自相掩殺。可全勝也。二將引兵受計而去。又喚關興張苞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一軍伏于祁山要路。放過魏兵。却從魏兵來路殺奔魏寨而去。二人引兵受計去了。又令馬岱王平張翼張嶷四將伏于寨外。四面以擊魏兵。孔明乃虛立寨柵。居中堆起柴草。以備火號。孔明乃引諸將退于寨後。以觀動靜。魏先鋒曹遵朱讚黃昏離寨進前。進三更左側遙望山前。隱隱有軍行動。曹遵自思曰。郭淮都督神機妙算。料知蜀兵矣。遂催兵急進。到蜀寨之時。將及三更。望見寨柵。曹遵先殺入寨。只見空寨。並無一人。料知中計。便徹軍回寨中。火起。朱讚兵到。自相掩殺。人馬大亂。正殺之間。曹遵與朱讚交馬。方知自相踐踏。急合兵時。忽喊聲大震。四面王平馬岱張翼張嶷殺到。曹朱二人引心腹軍百餘騎。望大路奔走。忽然鼓角齊鳴。一彪軍截住去路。為首蜀將乃常山趙子龍也。子龍叫曰。賊將那里去。早早受死。曹朱二人奔路而走。忽然一起喊聲又起。一彪軍殺到。為首蜀將乃是魏延。曹朱大敗。殺奔魏寨之時。看寨軍只道蜀兵劫寨。慌忙放起火號。左邊曹真殺至右。郭淮殺至。自相掩殺。背後三路蜀兵殺至。中央魏延左邊關興右邊張苞。大殺一陣。魏兵敗走十餘里。魏將死者極多。孔明全獲大功。大始收兵回寨。却說曹真與郭淮商議曰。今魏兵勢孤。蜀兵勢大。若以策以退之。淮曰。勝負乃兵家之常事。不足為弱也。某有一計。使蜀兵首尾不能相顧。定然自走矣。曹真問其計。未知如何。卻回。見

總評

一姜伯約也。子龍愛其武藝。孔明愛其謀略。百計得之。真正是英雄識英雄。惟豪杰識豪杰。

孔明大破鐵車兵

於是郭淮與曹真曰。西羌遠夷。自太祖武皇帝時。連年入貢。世祖文皇帝朝。甚以恩惠之。我等且宜據住險阻。蜀兵求戰不出。可密遣人從小路直入羌胡求救。許以和親。羌胡必起兵襲其後。吾却以正兵擊之。豈不勝哉。真從之。即遣人赴羌胡去了。却說西羌國王。徽里吉自曹魏時。年年入貢。手下有一文一武。文乃雅丹丞相。足智多謀。武乃越吉元帥。青眼黃髯。身長一丈。使一柄長鐵鎚。重一百斤。有萬夫不當之勇。此時魏使賫金珠。并書到國。先來見雅丹丞相。送了禮物。雅丹引見國王曰。中原魏國。差人齎書禮來求救兵。着與蜀兵交戰。徽里吉曰。書上怎生說。雅丹曰。中國許以和親。要退兵寇。埋谷依桂。國王便與元帥商議。雅丹丞相遂請越吉元帥。說知此事。越吉允之。即起羌胡兵二十五萬。皆領槍刀斧。鐵裝流星鎚等器。又有車一。用鐵葉裹劍裝載糧食軍器什物。或用駝駝駕車。或用馬車。一隊行數千里。不之因此號為鐵車兵。遂辭國王。二人領兵直入西平關。守關蜀將韓福。急差人齎文報知孔明。孔明聽知。乃問眾將曰。誰敢去退羌胡之兵也。忽然兩箇素鎧將應曰。某等願往。衆視之。乃左護衛使龍驤將軍關興。右護衛使虎翼將軍張苞也。孔明曰。汝二人要去。奈路不熟。遂喚馬岱曰。汝素知羌胡之性。久居彼處。可作導導。便起精兵五萬。與興苞二人同去。如此行之。興苞等引兵而來。行有數日。早遇番兵。關興先引百餘騎。登山坡看時。只見番兵把鐵車首尾相連。隨處結寨。車上編排兵器。就如城池一般。興苞之良久。無破敵之策。回寨與張苞馬岱商議。岱曰。未知番兵虛實。某日見陣。便可知也。次早分兵三路。關興在中。張苞在左。馬岱在右。三路兵齊進。忽見皂鵬旗漫山遍野。當先盡是軍馬。馬軍叢中。越吉元帥

手挽鐵鏈。腰懸寶雕弓。騎如龍馬。奮勇而來。與招二路兵。徑進  
奔兵在兩邊。中央放出鐵車。如潮水之急。弓弩一齊驟發。蜀兵大  
馬伏張苞。兩軍先退。關興一兵。被番兵一寨。直圍入西北角上去了。  
興在垓心。左衝右突。不能得脫。鐵車密圍。就如城池。蜀兵你我不  
相顧。興望山谷中。尋路而走。看看天晚。但見一簇皂旗。蜂擁而來。  
負番將。手提鐵鏈。大叫曰。小將休走。吾乃越吉元帥也。關興急走到  
前面。儘力縱馬加鞭。正遇斷澗。只得回馬。來戰越吉。興終是膽寒。抵  
敵不住。望澗中而逃。馬跳得一步。被越吉趕到。一鐵鏈打來。興急閃  
避。正中馬胯。那馬望澗中便倒。興落于水中。忽聽得一聲響。從背後  
越吉。連人帶馬。平白地倒將下來。興就水中掙起。看時。只見岸上。  
員大將。殺退番兵。與提刀待砍。越吉躍水而走。關興得了這馬。牽到  
岸上。整頓鞍轡。縛刀上馬。只見那員將。尚在前面追殺番兵。興自思。  
良久。救我性命。乃是何人。當與見之。遂拍馬趕來看。看至近。只見雲  
霧之中。隱隱有一大將。面如重棗。眉若臥龍。綠袍金盞。提青龍刀。騎  
赤兔馬。手縛美髯。分明認得是父親關公。與大驚。却欲問之。忽見關  
公。以手望東南指之。曰。吾兒可在東南遠去。吾當護汝歸寨。言訖。化  
一陣風。而不見。關興望南急走。至半夜。忽見一彪軍。乃張苞也。問興曰。  
你曾見你父親否。興曰。汝何知之。苞曰。我被鐵車軍追急。忽見汝父。  
自空而下。驚退番兵。指曰。汝從這條路去。救吾兒。因此引軍。迤邐來尋  
你。關興亦說前事。二人同歸寨內。馬岱接着。對二人說。此軍無計。可  
退。我守住寨柵。你二人去取丞相。用計破之。興苞星夜來見孔明。備  
說此事。孔明帶了姜維張翼。又撥三萬軍。同關興張苞。到馬岱寨中。  
歇定。次日上高阜處視之。見鐵車聯絡不絕。人馬縱橫。往來馳驟。孔  
明日。量此何難破之。喚馬岱張翼。如此如此。二人去了。又喚姜維曰。

此等處  
必可  
生機

這老子  
憤然此  
看極高  
世人自

汝知破車之法否。維曰：羌胡人惟務使一勇之力耳。豈知子牙之術乎。孔明笑曰：汝深知吾心也。吾令關興張苞作伏兵，況今彤雲密布，朔風緊急，吾計可施矣。汝看紅旗為號，可以避之。于是姜維連日引兵出戰，鐵車兵來退後便走，直趕到寨前。寨口虛立旌旗，並無軍馬。番兵疑而不進。是時十二月終，果然天降大雪。姜維又引軍出，越吉引鐵車兵來，姜維退走，趕到寨前。姜維從寨後而去，番兵數千騎直趕到寨外觀看，聽得寨內鼓瑟之聲，四壁皆空，豎旌旗。番兵回報越吉，越吉心疑，未敢輕進。雅丹丞相曰：此諸葛亮詭計，虛設疑兵，可以攻之。越吉兵引至寨前，但見孔明携琴上車，引數騎入寨，望後而走。番兵搶入寨柵，直趕過山口，但見小車隱隱轉林去了。雅丹丞相與越吉元帥曰：這等之兵，雖有埋伏，不足懼之。遂起大兵追趕，又見姜維兵俱在雪地之中。越吉大怒，催兵飛奔追趕，更兼山路平坦，又被重

一壘並無車馬。正趕之間，忽報蜀兵自山後而出。雅丹曰：此乃小伏兵，何足懼之。忽聽得前面鼓角齊鳴，喊聲大震，番兵徑往後放，擁併而來，自相踐踏。後面番兵急要回時，左邊關興、右邊張苞兩軍萬弩齊發，背後姜維馬岱、張翼三路兵殺到，鐵車兵大亂。越吉元帥望後面山谷中而逃，正逢關興交馬，只一合被關興一刀，大喝一聲，砍死。越吉、雅丹丞相早被馬岱活捉解到大寨來。番兵各自逃去。孔明升帳，馬岱押過雅丹來。孔明叱武士去其縛，賜酒食，壓驚用好言慰之。孔明喚雅丹告曰：吾主乃大漢皇帝，命吾討賊，爾如何聽反臣之言，而作亂也。吾國與汝乃鄰邦，永結盟好，勿聽反言。汝若從之，將舊日通和之意，傷害矣。雅丹深感其德，孔明遂將所獲番兵盡皆賞勞，同雅丹俱放入國，眾皆拜謝而去。孔明將越吉元帥首級，用水

陽巴等

此是有  
之

此是有  
之

匪盛之設宴會。實已畢。引三軍連夜投祁山大寨而來。一面差人  
 表奏報捷音。却說曹真連日望羌胡消息。忽有伏路軍來報說蜀兵  
 長寨收拾起程。郭淮大喜。乃與曹真曰。此是羌胡兵。攻擊至急。因此  
 退去也。遂分兩路追趕。前面蜀兵亂走。魏兵隨後追襲。先鋒曹遵正  
 趕之間。忽然鼓聲大振。一彪軍閃出。為首大將。乃前督部鎮北將軍  
 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都亭侯魏延。大叫曰。反賊休走。曹遵大驚。拍  
 馬交鋒。不三合。被魏延一刀斬于馬下。副先鋒朱讚引兵追趕。忽然  
 喊聲大震。一彪軍閃出。為首大將。乃中護軍征南將軍封永昌亭侯  
 常山趙雲也。朱讚措手不及。被子龍一鎗刺死于馬下。曹真郭淮見  
 兩路先鋒有失。欲收兵回。背後喊聲大震。二彪軍旗號鼓角齊鳴。關  
 興張苞兩路兵殺出。圍了曹真郭淮。痛殺一陣。曹真二人引敗兵衝  
 路走脫。蜀兵全勝。直追到渭水。奪了魏寨。曹真折了兩箇先鋒。殺傷  
 不已。只得寫本申朝。乞撥援兵。却說魏主曹叡設朝。近臣奏曰。  
 曹真數敗于蜀。折了兩箇先鋒。羌胡兵又折了無數。其危甚矣。今  
 都督上表求救。請陛下裁處。獻大驚。問文武曰。退軍之策如何。施也  
 華歆奏曰。須是陛下御駕親征。大會諸侯。人皆用命。方可退下。陛下  
 若不親征。則長安有失。關中危矣。太傅鍾繇奏曰。凡為將者。智過于  
 人。則能制人。孫子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臣量曹子丹雖久用兵。非  
 諸葛亮之對手也。臣以全家良賤。保舉一人。足可退諸葛之師。未知  
 聖意准否。獻曰。卿乃大老元臣。有何賢士。可退蜀兵。早名來。可與  
 分憂。未知鍾繇保舉何人。下回便見。  
 司馬懿智擒孟達

于是太傅鍾繇奏曰。向者諸葛亮欲興師犯境。但懼其人。故敢言  
 今陛下去其柱石之臣。果然陛下中計。方長驅大進也。今若復用其

孔明所  
遠處  
必有  
人

人財諸葛自然退矣。魏主曹叅問之。繇曰：此人乃驃騎大將軍可為  
懿也。叅長嘆曰：朕到今心中猶悔，非卿所言無以發明也。仲達見在  
何地。繇曰：舊聞仲達在宛城。宛城郡名屬河南。關任。叅即降詔遣使持節，仍  
復司馬懿官職，加為平西都督，就起南陽諸路軍馬，前赴長安。叅  
駕親征，克日到彼聚會，使命望宛城星夜去了。却說孔明自出師以  
來，累獲全勝，心中甚喜。正在祁山寨中會眾議事，忽報鎮守永安官  
李嚴令子李豐來見孔明，只道東吳犯境，心甚驚疑，喚入帳中問之。  
豐曰：特來報喜。孔明日：有何喜也。豐曰：昔日孟達降魏，乃不得已而  
降之。彼時曹丕甚愛，每稱將相之才，時以駿馬玩器金珠而賜之，曾  
同輦出入羣臣，無不驚訝，封為散騎常侍，領新城太守，鎮守上庸、  
城等處。新城金城俱郡名上庸地名俱陝西。委以西南之任，如此重任，自丕死後，曹  
即位甚不相好，絕其所賜，朝中多人嫉妬。孟達日夜不安，常與諸將

相伐魏欲起金城新城上庸三處軍馬，就被舉事，逕取洛陽，丞相取

長安。洛陽長安二縣名俱屬西安。兩京可定矣。今某引來人，并累次書信持上，孔

明大喜，厚賞李豐等，忽細作人報說：魏主曹叅一面駕幸長安，一面

詔司馬懿復職，加為平西都督，起本處之兵，于長安聚會。孔明聽畢，

頭首跌足，不知所措。參軍馬謖問曰：量曹叅何足為道？若得來長安，

就而擒之，丞相何故驚也？孔明日：吾豈懼曹叅耶？平生所患者，惟司  
馬懿一人而已。今孟達欲舉大事，若司馬懿得此大權，事必敗矣。達  
非司馬懿之對手，必被所擒。孟達若死，中原不易得也。馬謖曰：何不  
修書令孟達隱防？孔明從之，即修書令來人星夜回報孟達，却說孟  
達在新城專望心腹人回報，不時心腹人到來，將孔明回書呈上。孟

達拆并視之書曰

近得書足知公忠義之心。不忘故舊。吾甚為喜慰。公若成此大事。則漢朝中興第一之功也。然極宜謹密。不可容易託人。雖兄弟之子。亦難保也。慎之戒之。近聞魏廠復請司馬懿起宛洛之兵。若聞公舉事。必先至矣。須萬全隱備。勿視為尋常。人吾有懼之。公請詳察。

孟達覽畢大笑曰。人言孔明心多。今觀此事。足可知矣。心腹人告曰。主公可修回書。以安丞相之心。不可如常慢也。達從之。又具回書。令心腹人星夜來答孔明。孔明喚入帳中。其人呈上回書。孔明視之。書曰。

遠承鈞教。安敢怠忽。切謂司馬懿之事。達以為必不懼也。宛城離洛城約八百里。至新城一千二百里。若司馬懿聞達舉事。須去秦川之地。司馬懿便來。達何懼哉。丞相寬懷。惟聽捷報。

孔明看畢。擲之于地。而頓足曰。孟達必死于司馬懿之手矣。馬謖問曰。丞相何謂也。孔明曰。兵法云。攻其不備。出其不意。豈容孟達料在。一月之期也。既曹廠已委司馬懿。達寇必誅。何待奏聞乎。若知孟達反。不須十日。兵必到矣。安能措手耶。眾將皆服。孔明急令人回報曰。若未舉事。切莫敢同事者知之。知則必喪命矣。其人拜辭歸新城去了。却說司馬懿在宛城閉住。聞知魏兵累敗于蜀。乃仰天長嘆數聲。懿有長子司馬師。字子元。次子司馬昭。字子尚。此二人素有平定大志。

飽看兵書。侍立于側。見懿長歎。息乃問曰。父親何為長歎也。懿曰。汝輩豈知大事耶。司馬師曰。莫非數魏王不用乎。司馬昭笑曰。早晚必來宣父親也。懿大驚曰。不意吾家又出麒麟兒矣。言未盡。忽然天使

北平三國志



或有人  
非人  
或有人  
非人

持節至。懿聽語畢，遂請死。城諸將軍馬，勿告有一人來報機密事。懿  
喚入密室問之。其人告曰：某乃金城太守申儀家人也。近有新賊太  
守孟達請上庸太守申耽，并某主公商議，達曰：吾乃大蜀人也。昨因  
時勢所逼，不得已而降之魏文帝。時相符甚厚，當今魏主以吾等為  
外邦人物，視之如草芥，待之如糞土。今諸葛丞相奉命出師，兵至祁  
山，先敗夏侯惇，又敗曹真，殺得魏兵亡魂喪膽。今天水南安安定三  
郡俱已歸順，勢如破竹。長安在旦夕休矣。吾等合從天道，就此舉事，  
逐襲洛陽，其功莫大。汝等從否？申耽申儀皆懼其勢，只得勉從。應允  
各自修補城池，聚集軍馬，早晚必反。申家兄弟誠恐連累，先令某來  
首。孟達心腹人李輔、尹德、外甥鄧賢，隨狀出首。望都督早提兵來自  
有內變也。司馬懿看畢，以手加額曰：此乃皇上齊天之洪福也。今諸  
葛亮在祁山殺得內外人皆膽落。今天子不得已而幸長安，若且  
不用吾時，孟達一舉兩京休矣。兩京東京今之河南府此賊必通諜

元矣。吾先破之。諸葛亮定然心寒，定退兵矣。長子司馬師曰：父  
急寫表申奏天子，懿嘆曰：若等聖旨往復一月之期，事已成矣。  
若托住險要，吾雖有百萬之眾，急難破也。即傳令教人馬起程。一日  
又行二日之路，如有怠慢者，斬之。懿又令參軍梁畿齎詔星夜去新  
城，教孟達等准條征進，使他不疑。梁畿先行，懿隨後發兵行了二日。  
山坡下轉出一軍，乃是右將軍徐晃。晃下馬見懿，說天子駕到長安，  
以退蜀兵。今都督何往？懿低言曰：今孟達造反，吾去擒耳。晃曰：某願  
為先鋒。懿大喜，合兵一處。前部徐晃後軍二子。懿在中軍，又行了三  
日前，軍哨馬捉住孟達心腹人，搜出孔明回書來。見司馬懿，懿曰：吾  
不殺汝，汝從頭細說其人，只得將孔明孟達往復之事一一告說了。  
畢，懿看畢，孔明回書自驚曰：世間能者所見皆同。吾發先被孔明識

孔明  
識

孔明識  
孔明識  
孔明識

破矣。幸得天子有福。獲此消息。則孟達無計也。遂感嘆不已。星夜倍道。催起軍行。却說孟達在新城。約下金城太守申儀。上庸太守申耽。五日後舉事。就儀二人每日訓練軍馬。只待魏兵到。以為內應。却報孟達說。軍器糧草俱未完備。不敢約期起事。達信之。忽報參軍梁畿來。到孟達迎入城中。畿傳司馬懿將令曰。司馬都督奉天子詔。令起諸路軍。以退蜀兵。太守可集本部兵馬。聽候調遣。達問曰。都督何日起程。畿曰。以此時約之。離宛城望長安去了。達暗喜曰。吾大事成矣。遂設宴待了梁畿。送出城外。即報申耽申儀知道。明日舉事。換上大蜀旗號。發諸路軍馬。徑襲洛陽。忽報城外塵土冲天。不知何處兵來。孟達登城視之。只見一彪軍打着右將軍徐晃旗。飛奔城下。達大驚。急扯起吊橋。徐晃坐下馬收拾不住。直來到壕邊。高叫曰。反賊孟達。早早受降。達大怒。命關弓射之。正中徐晃頭額。魏將救去。城上亂

射中頭額。眾軍殺到寨中。取了箭頭。令醫調治。當晚而死。時年五十九歲。魏太和二年春正月也。後史官有詩贊曰。

徐晃性成厚。爭津定策高。揚聲攻不備。陷敵戰當鏖。欲虜平襄。還屯振節旄。功踰孫子右。魏武過情褒。

司馬懿令人扶柩還洛陽遷葬。次日孟達登城視之。只見魏兵四圍得鐵桶相似。達行坐不安。驚疑未定。忽見兩路兵自外殺來。旗上大書申耽申儀。孟達見是救軍到。忙引本部兵大開城門殺出。就大叫曰。反賊休走。早早受降。兩路攻來。達見事變。撥馬望城中便走。城上亂箭射下。乃是李輔鄧賢獻了城池。二人大罵曰。吾等已獻了城池。達取路而走。申耽趕來。達人困馬乏。措手不及。被申耽一鎗刺

於馬下。眾軍裹其首級。餘軍皆降。李輔、鄧賢大開城門，迎接司馬懿。入城，撫民勞軍已畢，遂遣人奏知魏主曹叡。叡大喜曰：「朕將孟達首級去洛陽，城市碎列示眾，加申、耽申儀官職，就隨司馬懿征進。」命李輔、鄧賢守新城上庸。却說司馬懿引兵到長安，城外下寨。懿入城，不見魏主，叡大喜曰：「朕一時不明，誤中反間之計也。」卿開居許久，朕情之無及。今達造反，非卿等制之，兩京休矣。」懿奏曰：「臣聞申儀密告反情，意欲表奏陛下，恐往復遲滯，故不待聖旨，星夜而去。八日已到城。」孟達措手不及，被臣斬之。若待奏聞，則中諸葛亮之計也。言罷，孔明回。孟達密書呈上，叡看畢大喜曰：「卿之學識過于孫吳矣。」賜銀斧一對，後遇機密重事，不必奏聞，便宣行事。就令司馬懿出關，蜀懿奏曰：「臣舉一大將，可為先鋒。」叡曰：「卿舉何人？」叡曰：「此將乃河間鄭人，也姓張名郃，字儁義。見為右將軍。」叡笑曰：「朕正欲用此人。」

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雲長之靈能救其子，鐵車之厄不能為後主。平吳削魏，乃知天有定，即忠義神聖如雲長，亦不可為也。

司馬懿計取街亭

却說魏主曹叡，駕居長安，一邊撥五萬兵，命二人領之，以助曹真。二人乃潁州陽翟人也。潁州陽翟屬河南姓辛名毗，字佐治，為軍師。二人乃潁郡容城人也。潁郡即潁州容城地名，俱屬北直隸姓孫名禮，字德達，為護軍。二人奉詔而去。于是司馬懿引二十萬軍出關下寨，請先鋒張郃至帳下曰：「吾平生素知汝忠勇，故在天子前保舉，以退蜀兵，非同小可。諸葛亮乃當世之英雄，用兵如神，天下之人無不畏之。見屯兵于祁山，聲勢甚

子丹  
亦無  
謀也

長處  
孔明  
一

大不作准備者。欺曹子丹無謀也。他不知吾來。吾今先算下地理有

十餘處皆峻險僻靜之路。諸葛亮平日謹慎仔細。不肯造次行事。他

却不知吾境內地理。若是吾用兵。先從子午谷。逕取長安。早得多

矣。他非無謀。但怕有失。不肯弄險。必然軍出斜谷。來取郿城也。

斜谷地名。西若取郿城。必分兵兩路。一軍取箕谷矣。此二處吾發檄文。

令子丹拒守。郿城若兵來。不可出戰。令孫禮、辛毗截治箕谷道口。若

兵來。則出奇兵擊之。此萬全之計也。卻曰：將軍之兵欲往何處去也。

懿曰：吾素知秦嶺之西有一條路。地名街亭。屬陝。傍有一城名列柳。

城此三處皆是漢中之咽喉。諸葛亮欺子丹無備。定從此處進也。吾

與汝逕取街亭。望陽平關不遠矣。諸葛亮若知吾斷其街亭要路。統

其糧道。則隴西一境不能安守。必然連夜奔回漢中去也。彼若回助

吾。提兵于小路擊之。可全勝矣。若不歸時。吾却將諸處小路盡皆壅

塞。俱以兵守之。一月無糧。蜀兵皆餓死也。諸葛亮必被吾所擒矣。張

郃大悟。乃拜伏于地曰：都督神算也。懿曰：雖然如此。諸葛亮不比孟

達。汝為先鋒。不可輕進。當傳與諸將。循山西路。遠遠哨探。如無伏兵。

方可前進。若是怠慢。必中諸葛亮之計也。張郃受計。引兵而行。可馬

懿使人持檄文來見曹真。真乃依計行之。却說孔明在祁山寨中。與

諸將曰：吾料孟達必死于可馬懿之手矣。使人探視去了。至今未回。

忽報新城打細人來到。孔明喚入問之。細作告曰：可馬懿借道而行。

八日已到新城。孟達措手不及。又被申耽、申儀、李輔、鄧賢為內應。孟

達被亂軍中所殺。今可馬懿徹兵到長安。見了魏主。同張郃引兵出

關來拒丞相之師也。孔明大驚曰：孟達作事不密。死固當然。今可馬

懿出關。必取街亭。斷吾咽喉之路也。誰可去守。言未盡。參軍馬謖曰：

某願往。孔明曰：街亭雖小。可之城。干係有泰山之重。倘街亭有失。吾

恐難保。孔明曰：街亭雖小。可之城。干係有泰山之重。倘街亭有失。吾

恐難保。孔明曰：街亭雖小。可之城。干係有泰山之重。倘街亭有失。吾

此所云  
言過其  
楚也

曹不  
在詔部  
之上

世宗三原六

卷之二十一

三五

大軍皆休矣。汝雖深通謀畧。此地奈無城郭。又無險阻。所守極難。日其自幼力學到今。豈不知兵法也。量一街亭。不能守之。要其何用。耶。孔明曰。街亭正北。吾之咽喉。若咽喉斷絕。吾豈能生也。街亭一失。蜀兵休矣。況司馬懿非等閑之輩。更有先鋒張郃之勇。智謀過人。乃魏之名將也。恐汝不能敵之。諷曰。休道司馬懿。張郃便是曹叡親家。有何懼哉。若有差失。乞斬全家。孔明曰。軍中無戲言。諷曰。願立軍令狀。孔明從之。諷遂寫了軍令狀。呈上。孔明曰。吾與爾二萬五千精兵。再撥一員上將相助你去。即喚王平分付曰。吾素知汝平生謹慎。此託汝去。汝可小心謹守此地。下寨當要道之處。使賊兵急且不能偷過也。如安了營寨。便畫四至八道地理形狀圖本將來。凡事商議。當而行。不可輕易。如所守無危。則是取長安第一之功也。戒之。戒之。二人拜辭。引兵而去。孔明尋思。恐二人有失。又喚高翔曰。街亭

名別標城乃山僻小路。此可以屯軍。孔寨與汝一萬兵。汝可引本部兵去街亭之後屯劄。待兵來汝可應之。延曰。某為前部。理合當先破敵。萬死不辭。何故置某于安閑之地耶。孔明曰。令汝按應街亭。當陽平關衝要道路。總守漢中咽喉。此乃大都督之任。何為安閑乎。汝勿以等閑視之。失吾大事。前鋒破敵者。乃偏裨之耳。汝宜小心。以代吾權。魏延大喜。引兵而去。孔明恰纔心安。乃喚雲鄧芝分付曰。今司馬懿出兵。與舊日不同。汝二人各引一軍出谷。以為疑兵。如逢魏兵。或戰或不戰。以驚其心。吾自統大軍。由斜谷徑取郿城。若得郿城。長安可破矣。二人受命而去。孔明令姜維先引兵出斜谷。却說馬謖。王平二人兵到街亭。看了地勢。馬謖笑曰。丞相

世宗三原六

卷之二十一

三五

王平

何故多心也。量此山僻之處，魏兵如何敢來。王平曰：雖然魏兵不

來，可就此五路總口下寨，却令軍士伐木為柵，以圖久計。諶曰：當

宜是下寨之處也。此處側邊一山，四面皆不相連，且樹木極廣。此乃

天賜之險也。可就山上屯軍。平曰：參軍差矣。若屯兵當道，築起城

賊兵縱有十萬，不能過也。今若棄此要路，屯兵于山上，倘魏兵驟至，

四面圍定，將何策保之？諶大笑曰：汝真女子之見。兵法云：凭高視下，

勢如破竹。若魏兵到來，吾教他片甲不回也。平曰：吾累隨丞相，經

每到之處，丞相盡意指教。今觀此山，乃絕地也。若魏兵斷其汲水之

道，軍不戰自亂矣。諶曰：汝莫亂道。孫子云：置之死地而後生。若魏兵

絕其汲水之道，自是取死耳。蜀兵豈不死戰，以一可當百也。吾素讀

兵書，深通謀畧。丞相諸事，尚問于吾。汝何等之人，安敢阻也。平曰：若

參軍欲在山上下寨，可分兵五千于我，自于西山下，一小寨為犄角

之勢，倘魏兵至，可以應之。王平累次苦諫，馬謖堅執不從。忽然山

中居民成隊飛奔而來，報說魏兵到來。王平辭去，馬謖曰：汝既不聽吾

言，與汝五千兵待吾破了魏兵，到丞相面前，須分不得功也。王平引

兵離山十里下寨，畫成圖本，星夜差人去稟孔明。說馬謖自于山上

下寨，又聞高翔屯兵于列柳城，魏延屯軍于中路。馬謖並無懼怯之

意，却說司馬懿在城中，令次子司馬昭去探前路。又令先鋒張郃引

馬步軍前去哨探。若街亭有兵守禦，即按兵不行。小卒依令探了，

把懿數日，諸葛亮真乃神人，吾不如也。昭笑曰：父親何故自墮志氣

耶。愚男料街亭易取，懿問曰：汝安敢出此言也。昭曰：男與小卒親

見，當道並無寨柵，路傍有一軍皆屯于山上，故知可破也。懿大喜

曰：若兵果在山上，乃天意使吾成功矣。乃更換衣服，引十餘騎自

來

此平三國志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此處孔  
亮雖有才智不識人物此輩為將何事不誤又喚張郃問曰街亭左

觀之。是夜天晴月朗。自至山下。週迴巡哨了一徧。方回。馬謖在山上見之。大笑曰。彼若有命。不來圍山。傳令與諸將。倘兵來。只看山頂上紅旗招動。即四面皆下。却說司馬懿回到寨中。使人打聽。是何將引兵守街亭。一人報曰。乃馬良之弟馬謖也。懿笑曰。此乃庸才耳。諸將曰。右別有軍否。郃曰。離山十里。有土平安營。懿曰。汝可引一軍當住王平來路。吾令申耽申儀引兩路兵圍山。先斷了汲水道路。蜀兵自亂矣。却乘虛擊之。街亭可取也。當夜調度已定。次日天明。張郃引兵先往背後去了。司馬懿大驅軍馬一擁而進。喊聲起處。把上四面圍定。但有汲水道路。皆以精兵圍之。馬謖在山上看時。只見魏兵漫山遍野。旌旗隊伍。甚是嚴整。蜀兵見之。皆喪其膽。不敢下山。馬謖將紅旗招動。軍將皆你我相推。無一人敢動。謖大怒。自殺三將。衆軍見之。不敢下山。來衝魏兵。魏兵端然不動。蜀兵又退上山去。馬謖見不諧。教軍紮守寨門。只等外應。却說王平見魏兵到。引軍殺來。正遇張郃。戰有數十餘合。平力窮勢孤。只得退去。魏兵自辰時困至戌時。山上無水。軍不得食。寨中大亂。馬謖禁止不住。攘到半夜時分。山南蜀兵大開寨門。下山降魏。盡被殺之。司馬懿令人沿山放火。軍士驚慌。馬謖料守不住。驅兵殺下山西。懿放條大路。讓過馬謖。背後張郃引兵追來。趕到三十餘里。前面鼓角齊鳴。一彪軍出。放過馬謖。攔住張郃。乃是前督部鎮北將軍都亭侯魏延也。延揮刀縱馬。直取張郃。郃回軍便走。延驅兵趕來。復奪街亭。趕到五十餘里。一聲喊處。兩路伏兵齊出。左邊司馬懿。右邊司馬昭。却抄在魏延背後。把延困在寨心。張郃復來。三路兵合在一處。要擒魏延。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孔明智退司馬懿

三

却說魏延被魏兵困在城心。左冲右突，不得脫身。兵折大半，正急急之閒，忽然喊聲大至。一彪軍殺入，乃是牙門將裨將軍王平也。延大喜曰：吾得生矣。二將合兵一處，大殺一陣。魏兵方退，二將慌忙奔回寨時，營中皆是魏兵旌旗。寨中忽見申耽、申儀殺出。王平、魏延徑奔到柳城來投高翔。此時高翔聞知街亭有失，盡起柳城之兵前來救應。正遇延、平二人，言說已折了三處，如何去見丞相。高翔曰：不如今晚去劫魏寨，再復街亭。當時三人在山坡下商議已定，待天色將晚，分兵三路。却說魏延引兵徑到街亭，不見一人，心中大疑，未敢輕進。且伏在路口等候。忽見高翔兵到，二人共說魏兵不知在何處，正沒理會，不見王平兵到。忽然一聲砲響，火光冲天，鼓聲震地。魏兵齊出，把魏延、高翔圍在城心。二人往來衝突，不得脫身。勿聽得山坡後

一彪軍殺入，乃是王平，救了高翔。二人徑奔柳城來。及至柳城下時，城邊早有一軍殺到，旗上大書魏都督字樣。此時郭淮與商議，恐司馬懿得了全功，乃分淮來取街亭。聞知司馬懿殺出來，中傷者大半，如何戰得力生兵。因此又被郭淮大殺一陣。魏延恐陽平關有失，慌與王平、高翔望陽平關來。却說郭淮收了兵馬，乃與左右曰：吾雖不得街亭，却取了柳城，亦是大功也。引兵徑到城下叫門，只見城上一聲砲響，旗幟皆豎，當頭一面大旗，上書平西都督、驃騎大將軍司馬懿。懿撻起懸空板，倚定護心木欄干，大笑曰：郭伯濟來何遲也。淮大驚曰：吾今已不出仲達之手矣。遂入城，見已畢。懿曰：今街亭有失，諸葛亮必走。公可速與子丹、星夜追之。淮從其言，出城而去。懿喚張郃曰：子丹伯濟，死吾全獲大功，故取此



通鑑  
卷之六  
公孫明

地城施吾非獨欲成功乃僥倖而已吾料魏延王平馬謖高翔等

必先去據陽平關也吾若去取此關諸葛亮必隨後掩殺中其計矣  
兵法云歸師勿掩窮寇勿追若追必死敵手吾今却從小路抄蜀  
之後盡奪其輜重汝可從小路抄箕谷退兵吾自引兵當斜谷之  
若彼敗走不可相拒只宜中途截住馬匹輜重可盡得也張郃受  
引兵一半去了懿下令徑取斜谷中道必至西城西城縣名雖在蜀  
僻小縣乃蜀兵屯糧之處西城乃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總路若得  
城三郡再可復矣于是司馬懿留申耽申儀守列柳城自領大軍  
三路而進却說孔明自令馬謖等守街亭去後猶豫不定忽報王平  
使人送圖本至孔明喚入左右呈上圖本孔明就文几上拆開視之  
孔明看畢拍案大驚曰馬謖真匹夫坑陷吾軍早晚必有長平之禍  
也急欲差人去換馬謖回還長史楊儀問曰丞相何大驚乎孔

此圖本失却要路占山為寨倘魏兵大至四面圍合斷其汲水

不須三日軍自亂矣若街亭有失吾等何歸也儀曰某雖不才

若馬幼常回孔明將安營之法一一分付與楊儀却待要行忽報

到來說街亭列柳城盡皆失了孔明跌足長嘆曰大事去矣吾之

過也急喚關興張苞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三千精兵投武功山小路

而行如遇魏兵不可大擊只鼓噪吶喊為疑兵驚之彼自走矣亦不

可追之待軍退盡便投陽平關去又令張翼先去引軍修理劍閣以

備歸路又傳令教大軍暗暗收拾行裝以備起程又令馬忠引兵去搦

後先伏于山谷中待諸軍退盡方始收兵又令馬忠引兵去搦

廝殺又差心腹人分路報與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官吏軍民皆入

中孔明分撥已定先引五千精兵退去西城縣連夜催併各處兵

歸漢中此時孔明正在西城搬運糧草忽然十餘文飛報馬到說司

睡心平  
做時大

困不得  
已而用  
之乃是

馬懿引大軍十五萬望西城蜂擁而來孔明身邊別無大將止有一班兒文官所引五千軍已分了一半先運糧草去訖只有二千五百軍在城中眾官聽的這般消息盡皆失色孔明登城望之果然塵土冲天兩路分兵望西城而來只見西城之分兩土紛紛紅日昏曉遂傳令教將旌旗盡皆隱匿諸軍各守城舖如有妄行出入及高大言語者斬之大開四門每一門上用二十軍士扮作百姓洒掃街道如魏兵到時不可擅動吾自有計孔明乃披雀氈戴華陽巾引二小童攜琴一張于城上敵樓前凭欄而坐焚香操琴却說司馬懿前軍哨到城下見了如此模樣皆不敢進急報與司馬懿懿笑而不信遂止住三軍自飛馬遠遠望之正見孔明坐于城樓之上笑容可掬焚香操琴左有一童子手捧寶劍右有一童子手執塵尾城門內外有二十餘百姓低頭洒掃傍若無人懿看畢大疑便到中軍教後軍作

取作此態父親何太持疑而退兵也懿曰亮平生謹慎不曾弄險今大開城門必有埋伏我兵若進中其計也汝輩豈知可宜速退因此兩路兵盡皆退去孔明見魏軍遠去撫掌而笑眾官無不駭然乃請問孔明曰司馬懿乃魏之名將今統十五萬精兵到此見了丞相便速退去何也孔明曰此人料吾生平謹慎必不弄險見如此規模疑有伏兵退去吾非行險蓋因不得已而用之此人必引軍投山北小路而去也吾已令與苞二人在彼等候眾皆驚伏曰丞相之機神鬼莫測若以某等之心必棄城而走矣孔明曰吾兵止有二千五百若棄城而走必不能遠遁皆被司馬懿所擒也故以此計疑之齊野先生有詩曰

仲達深謀善用兵孔明妙算鬼神驚臨危解作疑兵計十萬曹兵

相近城

城在末  
後激着

言訖拍手大笑曰。吾若是司馬懿。必有別論矣。遂下令。教西城百餘  
 隨軍入漢中。司馬懿必復來也。于是孔明遂離西城。望漢中而走。天  
 水安定南安二郡。官吏軍民陸續而來。却說司馬懿。望武功山小寨  
 而走。忽然山坡後。鼓聲震地。喊殺連天。懿回顧二子曰。吾若不走。必  
 中諸葛亮之計矣。只見大路上。一軍殺來。旗上大書。右護衛使虎翼  
 將軍張苞。魏兵皆棄甲拋戈而走。行不到一程。山谷中。喊聲震地。鼓  
 角喧天。前面一杆大旗。上書左護衛使龍驤將軍關興。山谷應聲不  
 知蜀兵多少。更兼魏軍心疑。不敢久停。只得盡去輜重而去。與苞二  
 人皆遵將令。不敢追襲。多得軍器糧草。而歸。當時司馬懿見山谷中  
 皆有蜀兵。不敢出大路。遂回街亭。此時曹真聽知孔明退兵。急引兵  
 追趕。山背後。喊聲震地。鼓角喧天。蜀兵漫山遍野而來。為首大將  
 馬岱。真大驚。急退軍時。先鋒陳造已被馬岱斬之。真引兵

蜀兵  
問

蜀兵連夜皆奔回漢中。却說趙雲鄧芝。伏兵于箕谷道中。聽  
 孔明傳令回軍。二人商議曰。魏兵知吾兵退。必來追也。吾先引一  
 軍。伏于其後。公却引兵打吾旗號。徐徐而退。吾一步步自有護送也。  
 却說郭淮提兵。再回箕谷道中。乃喚先鋒蘇顥。分付曰。蜀將趙雲。世  
 之英雄。非等閑之輩。汝可小心提防。彼軍若退。必有計也。蘇顥欣然  
 曰。都督若肯接應。某當生擒趙雲。遂引前部二千兵。奔入箕谷。看看  
 趕上蜀兵。只見山坡後。閃出紅旗白字。上書趙雲。蘇顥急收兵退走。  
 行不到數里。喊聲大震。一彪軍撞出。為首大將。挺鎗躍馬。大喝曰。汝  
 識趙子龍否。蘇顥大驚曰。這里又有趙雲。吾不能生矣。措手不及。被  
 子龍一鎗刺死于馬下。餘軍潰散。子龍迤邐前進。背後又一軍到。乃  
 郭淮部將萬政也。來與蘇顥報讐。子龍見魏兵追急。乃勒馬挺鎗。立

北平三國志

卷之六

十一

此是子龍之智  
不可不認  
子龍之勇

于路口待來將交鋒。蜀兵約行三十餘里。魏兵尚然不到。萬政疑是子龍。不敢前進。子龍等的天色黃昏。方纔撥回馬。緩緩而進。郭淮兵到。萬政言子龍英雄如舊。因此不敢近前。淮傳令教軍急趕。政急數百騎壯士趕來。行至一大林。忽聽得背後大喝一聲曰。趙子龍在此。驚得魏兵落馬者百餘人。餘者皆越嶺而去。萬政欲勉強來敵。被子龍一鎗射中。盔纓驚跌于澗中。子龍以鎗指之曰。吾饒汝性命。回歸快教郭淮趕來。萬政脫命而回。子龍護送車仗人馬望漢中而去。沿途並無遺失。曹真郭淮復奪三郡。以為已功。却說司馬懿分兵而進。此時蜀兵盡回漢中去了。懿引一軍復到西城。因問遺下居民及山僻隱者。皆言孔明止有二千五百軍在城中。又無武將。只有幾箇文官。別無埋伏。武功山土民告曰。關興張苞各有三千軍。轉山呐喊。鼓噪驚追。又無別軍。並不敢斷後。懿悔之不及。仰天嘆曰。吾不如孔明也。遂按軍法安撫了諸處官民。引兵還長安。朝見魏主。啟曰。今日復得隴西諸郡。皆卿之功也。懿奏曰。今蜀兵皆在漢中。未盡勦滅。臣乞天下之兵。併力收川。以報陛下。赦大喜。令懿即便興兵。忽班內一人出而奏曰。臣有一計。以獻陛下。足可定蜀吳也。未知獻計者何人。下回便見。

總評

街亭之失。馬謖在妄所致。焚香操琴。以退魏兵。孔明曰。吾非行險。蓋因不得已而用之。固知善行師者。有堂堂之陣。必不以陰平走險為奇也。

孔明揮淚斬馬謖 第九十六回

却說獻計者。乃尚書孫資也。魏主曹叡問曰。卿言若何。資奏曰。昔太祖武皇帝收張魯之時。危而後濟。常對羣臣曰。南鄭之地。南鄭即真

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非用武之地也今若盡起天下之兵則東吳又入寇矣願陛下深慮之不如以見在之兵分命大將守險要以鎮邊疆則百姓可安也不過數年中國日盛吳蜀二國必自相殘害那時圖之豈不勝算乞陛下聖鑒啟大悟乃問司馬懿曰此論若何懿奏曰此言乃公論易安之理也啟從之命懿分撥諸軍守把險要留郭淮張郃守長安大賞二軍駕回洛陽却說孔明回到漢中計點將士止少趙雲鄧芝心中甚憂乃令關興張苞各引一軍接應二人正欲起身忽報趙雲鄧芝到來並不曾折一人一騎輜重等器亦無遺失孔明大喜親引諸將出迎子龍慌忙下馬伏地而言曰敗軍之將何勞丞相遠接孔明自覺羞慙急扶起子龍執手而言曰是吾不識賢愚以致如此各處兵將敗損惟子龍不折一人一騎何也鄧芝告曰子龍獨自斷後某引兵任意先行子龍斬將立功

惟敵人因此軍資什物不曾遺棄豈有失軍也孔明稱賀曰真將也遂歸本寨取庫內金五十斤以贈子龍又取絹一萬疋以賞諸軍子龍辭曰三軍無尺寸之功某等俱各有罪若蒙反受其賞乃丞相賞罰不明也且請寄庫候今冬賜與諸軍未遲孔明嘆曰先帝在日常稱子龍之德今果如此言不謬也乃倍加欽敬忽報馬謖王平繼延高翔至孔明先喚王平入帳責之曰吾令汝同馬謖守街亭汝何不諫之平日某再三相勸要在當道築土城安營守把參軍大怒責令無禮某因此自引五千軍離山十里下寨魏兵驟至把山四面圍合鐵桶相似某引兵沖殺十餘次皆不能入次日土崩瓦解降者無數其孤軍難立故投魏延求救半途又被魏兵困在山谷某奮死殺出比及歸寨早被魏兵占了及投列柳城時路逢高翔遂分兵三路去劫魏寨指望克復街亭某見街亭並無伏路軍以此心疑登高望

之只見魏延高翔被魏兵圍住某又殺入重圍救出二將就同參軍併在一處某恐失却陽平關因此急來回守非某之不謀也丞相不信可問各部將校便見某之忠義矣孔明喝退又喚馬謖入帳謖自縛跪于帳前孔明變色曰汝自幼飽讀兵書熟諳戰策吾累次丁寧告戒街亭是吾根本汝以全家之命領此重任今復如何謖告曰其因魏兵勢大不能抵當以致如此孔明曰亂道汝若早聽王平之言豈有此禍今敗軍折將失地陷城皆汝之過也若不明正典刑難逃軍律汝今正犯軍法休得怨吾汝之家小吾按月給與俸祿汝不感掛心叱左右推出斬之謖泣曰丞相視某如子某以丞相為父某之死罪實已難逃願丞相思舜帝昔日殛鯀用禹之義使某雖死亦無恨于黃泉之下也言訖大哭孔明揮淚曰吾與汝義同兄弟汝之子即吾之子吾安忍不用之汝速正軍法勿多爭辯也左右推出去之外三軍感曰不已忽參軍蔣琬自成都至正見武士氣喘吁吁大驚高叫留人入見孔明曰首楚師殺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謀之臣豈不可惜乎孔明流涕而答曰昔孫武能制功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海分爭干戈交接若復廢法何以討賊耶今當討之須臾馬謖獻首級于帳下孔明大痛不已蔣琬問曰今幼常得罪既正軍法丞相何故痛哭耶孔明曰吾非為馬謖而痛謖與吾義同父子今違令斬之又何悔焉吾想先帝在白帝城臨危時曾囑我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今果應此言乃深恨已之不明追思先帝之明因此大痛也大小將士無不流涕馬謖年三十三歲時建興六年夏五月也後人有詩曰

失守街亭罪不輕堪嗟馬謖在談兵  
 轅門斬首嚴軍法杖責

又詩曰

賞罰分明可告軍。賞無譽。恨罰無親。銜亭敗失。當誅戮。勸後人。

却說孔明斬了馬謖。將首級通示各營。已畢。用線縫在屍上。具棺。之。自修祭文享祀。將護家小。用好意撫恤。按月給與俸祿。于是孔明自作表文。令蔣琬申奏。後主自貶丞相之職。琬回成都。入見後主。止孔明表章。後主拆視曰。

臣本庸才。叨痛非據。親秉旄鉞。以勵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銜亭違命之關。箕谷不戒之失。各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闕。春秋責備。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臣不勝慚愧。俯伏待命。

後主見畢而言曰。勝負者兵家之常事。丞相乃國之大老。元臣。豈可

此言也。遂遣使下詔。安當舊職。侍中費禕奏曰。臣聞治國者。必以法為重。法若不行。何以服人耶。丞相敗績。自行貶降。正其

事。若復原職。何以激勸羣下乎。後主從之。貶孔明為右將軍。行丞相

事。照舊總督軍馬。就命費禕齎詔。逕到漢中。孔明受詔。貶降訖。禕恐

孔明羞赧。乃賀曰。蜀中之民。皆知丞相拔西縣入川。深以為喜。孔明

憂色。曰。是何言也。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于

豺狼之口。一夫有死。吾之罪也。汝此稱賀。豈不指吾而罵耶。心實為

愧。禕又曰。近聞丞相得姜維。天子甚喜。孔明大怒曰。兵敗師還。不

奪得寸土。此吾之大罪也。量得一姜維。于魏何損。西縣之民。安能補

銜亭喪失之事乎。汝之此言。非賀吾。乃諂佞也。禕惶恐辭。次日又與

孔明曰。丞相見統雄師數十萬。再可伐魏乎。孔明曰。昔大軍屯於祁

此甚世

此平三

卷之六

六

兵之多少皆在。主將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須要計較。變通之  
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用。自今以後。諸人有遠慮於國者。  
但動攻吾之闕。責吾之短。則事可定。賊可滅。功可翹。足而待矣。費羣  
諸將皆拜稱其德。後人有詩讚曰。

責人之心。堪責已。恕已之心。好恕人。賞與平諸將。求聞過。便是實事。  
自省身。

自費羣回成都。孔明在漢中。惜軍愛民。勵六講武。置造攻城渡水之  
器。聚積糧草。預備戰後。以為後圖。細作探報。入洛陽。魏主曹叅聞  
之大驚。即會文武。欲起大軍。來取西川。未知如何。下回便見。

### 陸遜石亭破曹休

此時大蜀建興六年。乃魏太和二年。夏五月。帝名曹芳諡高宗。議於  
朝之策。懿曰。蜀未可攻也。方今天道亢旱。兵必不出。若我軍深入。

其險要。安可攻之。敵曰。若蜀兵再來。入寇則如之何。懿曰。  
今番諸葛亮必效韓信。暗度陳倉道矣。陳倉山名。臣已先發。

一人在陳倉道。口築起城池。以守之。必萬無一失也。此人身長九  
尺。猿臂善射。深有謀畧。忠義凜然。若諸葛亮入寇。此人足可當之。若

從他道暗進。則懼有陳倉之城。必不敢深入也。敵大喜。問曰。此何人  
也。懿奏曰。乃太原人。姓郝名昭。字伯道也。見為雍州刺史。鎮守河西。

數十餘年。民皆欽仰。諸葛亮見有此人。必不敢進矣。敵從之。加郝昭  
為鎮西將軍。命守把陳倉道口。遣使持節去訖。忽報揚州司馬大都

督曹休上表。說東吳都陽太守周魴。字子魚。乃吳都陽美人也。密遣  
人陳言七事。說東吳可破。乞早發兵以取之。後定江南。勿誤幸甚。敵

就御案上展開。與司馬懿同觀已畢。懿奏曰。此言極有理。吳當滅矣。  
臣願引一軍以助曹休。敵大喜。欲令起兵。忽班部中一人進曰。吳人

臣願引一軍以助曹休。敵大喜。欲令起兵。忽班部中一人進曰。吳人



之言。反復不一。未可深信。必是誘兵之詭計也。衆視之。乃河東襄陵人也。姓賈名逵。字梁道。官長。建威將軍。多從太祖。武皇帝征遼。深道謀。魯懿問曰。梁道深。知東吳虛寔耶。逵曰。吾在邊庭。素知孫權在武昌。西從江夏。東取廬江。常時入寇。周魴乃智謀之士。必不肯降。故知其詐也。懿曰。此言亦不可不聽。幾會亦不可錯。失梁道當與吾去。同助曹休。遂奏准魏主。令三路進兵。曹休引大軍。逵取皖城。賈逵引前將軍滿寵。東皖太守胡質。逵取陽城。直向東關。司馬懿本部軍。逵取江陵。皖城即今安慶。陽城即今麻城。江陵即今荊州。賞軍已畢。望東安進發。却說吳王孫權在武昌。東關會多官商議曰。今有鄱陽太守密表告稱。總督揚州曹休有入寇之意。今太守詐施詭計。暗陳七事。引誘魏兵深入重地。可設伏兵擒之。則絕吳之難矣。今魏兵分三道而來。諸卿有何高見。俱難進曰。此大任非陸伯言不敢當也。權大喜。乃召陸遜封為輔國大

將軍。北都元帥統御林大員。攝行王事。授以黃旄白鈇。文武百官皆聽約束。權親自與遜執鞭。遂領命謝恩畢。乃係二人為左右都督。分兵以迎三道。權從之。命吳郡吳人姓朱名桓。字休穆。為左都督。冠帶奮武將軍。嘉興侯。又命吳郡錢塘人。姓全名琮。字子璜。為右都督。綏南將軍。錢塘侯。各領軍馬。權自送之。于是陸遜總率江南八十一州。并荆湖之衆。七十餘萬。令左都督朱桓在左。右都督全琮在右。遜自居中。三路進兵。朱桓乃獻策曰。曹休以金珠玉葉之貴。而得大任。非智勇之良將也。今聽周魴誘言。深入重地。元帥若用兵擊之。曹休必敗矣。敗後必走兩條路。左乃夾谷。右乃桂車。夾石桂車俱地名。此二條路皆山僻小徑也。險峻極多。某願與全琮各引一軍。伏于山險。先以柴木大石塞斷其路。彼衆可降。曹休可擒矣。若擒了曹休。便長驅直進。唾手而得壽春。則諸路可圖也。此乃掃蕩天下之策。請元帥察之。遜

人欲事

野

夏

不也周  
說未  
進如已

曰。吾自有妙用。汝勿狂圖。于是朱桓懷不平而退。遂令諸葛瑾等。扼守江陵。以敵司馬懿。諸路皆已調撥停當。却說曹休兵臨皖城。周瑜來迎。迺到曹休帳下。休問曰。近得足下之書。所陳七事。深為有理。奈聞天子。故起大軍。三路進發。若得江東之地。足下之功不小。則吾之位。可得矣。果有人言。足下多謀。誠恐于中不實。吾未深信。足下料必不為此等之事也。周瑜大哭。急舉從人所佩劍。欲刎休。急止之。勸食。勸而言曰。吾所陳七事。恨不能吐。出所心。今反生疑。必有吳人使間。謀之計也。若聽其間諜。吾必死矣。吾之忠心。惟天可表。言訖。又欲自刎。休大驚。慌忙抱住。曰。吾戲言耳。足下何自害耶。勸乃用劍割髮。置于地。曰。吾以忠心待公公。以吾為戲。吾割父母所遺之髮。以表真誠也。曹休深信。設宴相待。席罷。周瑜辭去。忽報建威將軍賈逵來見。休令人問曰。汝此來為何。逵曰。某料東吳之兵。必盡屯于皖城。都

可進也。待其兩下夾攻。賊兵可破矣。休怒曰。汝欲奪吾功也。逵曰。周

周筋截髮為誓。此乃詐也。昔要離斷背刺殺慶忌。此未可深信也。休大怒曰。吾正欲進兵。汝何故出此言。以慢軍心耶。汝要兵進東關

却斡頭功。以瞞吾之能也。叱左右推出斬之。衆將告曰。未及進兵。先

斬大將。于軍不利也。且乞暫免。休從之。將賈逵兵。留在寨中。調用。自

引一軍來取東關。此時周筋。聽知賈逵削去兵權。暗喜曰。曹休若用

賈逵之計。則東吳去矣。今一處進兵。乃天賜我成功也。即遣人密到

皖城。報知陸遜。遂喚諸將聽令。曰。前面石亭。雖是山路。足可埋伏。早

先去占石亭。闊處布成陣勢。以待魏軍。遂令徐盛為先鋒。引兵前進。

却說曹休命周筋引兵而進。正行間。休問曰。前至何處。筋曰。前面石亭也。堪以屯兵。休從之。遂率大軍。并車仗等器。盡赴石亭駐劄。次日。哨馬報道。前面吳兵。不知多少。據住山口。休大驚曰。周筋言無兵。何

魏書

卷之

為有準備也。急尋飭問之人。報曰：周飭引數十人不知何處去了。大悔曰：吾中老賊之奸計也。雖然如此，吾何懼哉。遂令大將張普為先鋒，引數千兵來與吳兵交戰。兩陣對圓，普出馬罵曰：賊將早降，儘出馬相迎，戰無數合，普力不能抵。勒馬收兵，四見曹休言徐盛不可當。休曰：吾當以奇兵勝之。就令張普引二萬軍伏于石亭之西，又令薛春引二萬軍伏于石亭之北。明日辰時，吾引一千兵搦戰，却伴輸詐敗，誘到北山之前，放砲為號，三向夾攻。徐盛可擒矣。二將受計，各引二萬軍到，晚埋伏去了。却說陸遜喚朱桓全琮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二萬軍從石亭山路抄到曹休寨後，放火為號。吾親率大軍從中路而進，可擒曹休也。當日黃昏，二將受計引兵而去。是夜二更，朱桓引一軍正抄到魏寨後，迎著張普伏兵，普不知是吳兵，逕來圍陣。被朱桓一刀斬于馬下。魏兵便走。桓令後軍放火，于是全琮引一

魏書

軍到魏寨後，止撞在薛春陣裏。就那大殺一陣，薛春敗走。魏兵大驚，奔回本寨。後面朱桓全琮兩路殺來，曹休寨中大亂，自相沖擊。休亮上馬望夾石道奔走。徐盛引大隊軍馬從正路殺來，魏兵死者不可勝數。降者萬餘，逃命者盡棄衣甲。曹休大驚，在夾石道中奮力奔走。忽見一彪軍從小路挺出，為首大將乃建威將軍賈逵也。休驚慌，少息，達接看曹休，并敗殘兵。休自愧曰：吾不用公言，果遭此敗。幸得足下之兵可待後軍也。逵曰：都督可速出此道。若被吳兵以木石塞斷，我等皆危矣。于是曹休驟馬而去。賈逵斷後，達于林木茂盛之間，及險峻小徑之處，多設旌旗，以為疑兵。不時後面徐盛趕到，見山坡下閃出旗角，疑有埋伏，不敢追趕。收兵而回，因此救了曹休。司馬懿聽知，休敗亦引兵退去。却說陸遜正望提音，須臾徐盛朱桓全琮皆到，所得車仗牛馬駟騾重資器械不計其數。降兵數萬餘人，遜大喜。

即同太守周魴拜諸將班師還吳吳王孫權領文武官僚出武昌  
 迎接以御蓋覆遜而入以上品珍寶之物賜之諸將盡皆陞賞  
 周魴無髮遂勞曰卿斷髮成此大事功名當書于竹帛也即封  
 為關內侯大設筵會勞軍慶賀陸遜奏曰今曹休大敗魏已喪  
 修國書遣使入川教諸葛進兵攻之權從其言遂遣使齎書入川  
 了未知孔明再來伐魏勝負如何下回便見

總評

做人極忌周旋世務俯仰他人面孔以為榮辱一遇正人色色破  
 綻真如戲場丑漢徒供人笑話而已但看費禕之于孔明便是樣  
 子



先生此評三國志卷之十六



